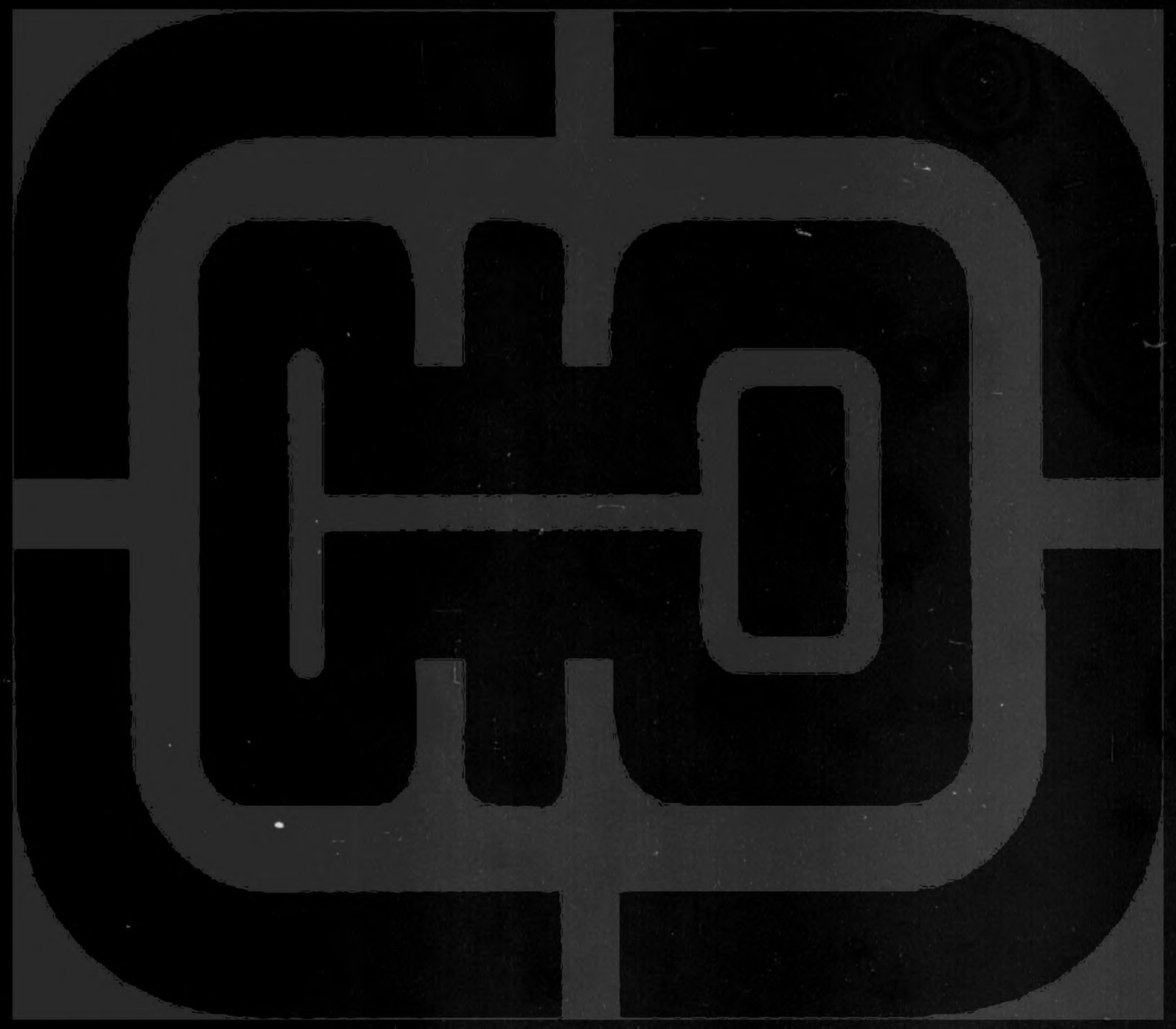

藏書

韻語陽秋序

隆興元年常之由天官侍郎罷七年矣於是韻語陽秋之書成貽書謂余敘之會余以病未暇也明年常之卒乾道改元三月九日夜夢常之如平生既寤愴念疇昔法然流涕乃題其首而歸其書於其孤曰詩三百篇上而公卿大夫歌於朝廷薦於郊廟下而小夫賤隸詠於閭術播於田野莫不傳焉達者以理昧者以情皆成於自然者也文從自順宜乎無得而議矣至其不可通則猶當以意逆志理与情者志所遇也苟通矣辞為可略詩亡之後作者蓋寡將即其辞而求其志之所在義之當否則思之何可以不熟講之何可以不詳而責之何可以不恕哉然去古益遠学者蔽甚方且因物以索句以命題以賡和之習盛則又曰韻以造語曰詰以命意言之文離體之骫骳情之柳黼理之垂悖凡以此也命欲求風雅之正探本而遺末讀常之書庶乎進於是哉常之傳家学故

其源深貫群書故其論辯稟秀贍故其辭華既嘗登禁掖代王言矣天不使之從容從官之閑賦雲漢常武以贊中興頌清廟思文以揚先烈而落江湖之上而孤於廢黜其胸中所存僅見於遺文者如此工有識所屢歎昨余纂獨為之深惜也常之葛氏清考之孫文康之子予先夫人之從姪云八月十二日敷文閣直学士左朝議大夫致仕武夷徐林叙

懶真子既上宜春之即歸休于吳興泛金溪上我先人之弊廬歸恩識夷堅游官浙捷徑湛然胸次不掛一絲而多生習氣尚牽蠹簡雖不能知毛萇鄭康成泥虫魚之注又不能知震卿李德裕著窮愁之書未詣王氏之書箱懶問董生虫之朱墨獨喜讀古今人歌詠抜味紬繹每畢景忘倦允詩人句義當否論人物行事高下是非輒私斷臆處而歸之正其有補於名教若背理傷道者皆為

說以示勸戒書成号韻語陽秋昔晋人謂稽褚裒為皮裏陽秋言口絶臧否而心存涇渭余之為是也其深愧於斯人哉若孫盛檀道鸞鄧粲各有晋陽秋是皆不畏人既天刑幸意而作如昌黎公所云者也余也非唯不敢亦不暇與甲申中元左玘議大夫提舉台

列崇道觀丹楊葛立方書

韓愈薦石鼓之篇不入於詩而杜子美之詩世或称為詩史以詩三百篇皆出聖人之手其不合於禮義者固已刪而弗取豈容致疑其間子美詩雖此物叙事号為猜確然其憂喜怨懟感激憤嘆之際亦豈容無溢言余以是知觀古人文辭者必先負其事而揆之以理言与事乖事与理違則雖圖卷之誌童稚之誦或是傳信於後世而況文士之辭章哉吏部侍郎葛公博極群書以文章名一世暇日

嘗著韻語陽秋二十卷自漢魏以來詩人篇詠咸參脅扶摘以品藻其是非不以名取人亦不以人廢人質之授理而唯當之為貴
王直方詩話有益名教補理傷道者則及覆評論折衷取予以示勸戒根
六義於古詩既止之後究奧傾於卖均未覩之先又豈若世之評
詩者徒揣其句語之工拙格律之高下而屑屑於月露風雲花木
虫魚欷歔之間而已哉公既殁或請其書鋟板以傳世輒掇其大
有校書
書郎兼權戶部員外郎況洵題
旨書于篇末便覽者得詳焉乾道二年八月既望左朝請郎行秘

伯父侍郎登紹興八年進士第入奉常為博士台試三館掌南
宮歲奏及西掖詞命累年忤權貴人仆不用權貴人死復台為
郎為宰吏部侍郎晚年退休于寶溪之上謂古今詩話多矣
要須引援詳贍及爰議論明示勸戒而後有益於世因為韻語

陽秋二十卷藏于家其援欲之者衆閩浙間遂各鋟版鄧承之
臨川一日与名士會集出示此書咸謂版漸圮恐不足以傳示永
久目請再刊于郡齋名夫平日以正色立朝被
聖天子眷知之深文模揣傳援学於式与夫立身行已之大節則詳
見家傳等書茲不復叙特述所以著書之意云淳熙六年冬至
日姪朝奉大夫權知梅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支葛鄧謹
題

鐵琴銅劍樓藏書記

謝朝華之已披起夕秀於未振学詩者尤當領此陳腐之語固不必
涉筆然求去其陳腐不可得而翻為妙奇不可致詰之語以歎
人而且自歎誠学者之大病也詩人首二謝靈運在永嘉曰妻意
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元暉在宣城曰登三山遂有澄江靜如
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於眞無意望目無膜眞將昌施所謂混然天
成天球不琢者欤靈運詩如羚名
道不足適已物可忘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元暉詩如春草秋
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三五分之
餘韻是以古今以為奇作又昌黎以難解為工武東坡跋李端叔
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蓋端叔作詩用
意太過參禪之語所以歎言之云不独歎人
陶淵明謝朓詩皆平淡有思致非後来詩人怵心鉥目雕琢者所為

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為平淡識者未嘗

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駸駸謝康樂
也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来落其華芬然後可造平淡之境
如不絶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曰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淡苦詞
未多熟剌口劇萎莠言到平淡處其難也所以贈杜挺之詩有作
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之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淡
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老杜寄身於兵戈騷屑之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如感時亡濺淚
是也故作詩用一自字田文泥飲詩云步屧隨春風材亡自亡柳
遺懷詩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憶弟詩云故園花自発
春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滕王亭子云古
墻猶竹色虛閣自松声言人情對境自有悲哀而初不能累無情之物也
杜甫觀安西過兵詩云諛咲無河北心肝奉至尊故東坡亦云似聞
指揮築上郡已覓談咲無西戎蓋用左太冲詠史詩長嘯激清風

無

志若東吳也、王維云、虜騎千里只似無句則拙矣、
杜子美曹將軍丹青引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則知杜
徵之去杭州詩亦云、房杜王魏之子孫、雖及百代為清門、則知杜
甫於當時已為詩人所欽伏如此、殘膏剩馥、露雨後代宜哉、故
元徵之云、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先杜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弟觀到詩云、侍尔嗅鳥鵲
拋書示鸛鵝、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 睛、詩云、啼鳥爭引子、鳴鶴
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旅江閣卧病云、消憶雕胡飯、香
聞錦帶羹、淄匙魚膾腹、誰欲致盃罍、高張山人詩云、書植休前輩、
張芝更佔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如此類甚多、此話起於謝莫
運庾陵王墓下詩云、延州悵心評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
墳徒自傷、李太白詩亦時有此格、如毛遂不墜井曾參寧教
人虛言、誤公子、投抶感慈親、是也、

梅聖俞云、作詩要須狀難寫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意於言外、真名
言也、觀真送藾祠部通判洪州詩云、泝鳥看來沒、雲山愛後移、送
張子野赴鄭州云、秋雨生陂水、高風落廟梧、之類、狀難寫之景也、
送馬殿丞赴密州云、危帆淮上 古木海邊秋、和陳秘校云、江水幾
經歲、鑑中無壯顏、之類、含不盡之意也、

梅聖俞五字律詩、於勞馹中、一字作一意、處甚多、如碧瀾亭詩云、危樓
喧晚鼓、驚鷺起寒汀、初見雀山云、朝來汴口望、喜見雀上山、送前
駕部云、何時鸕舟上、遠見炉峰迎、送張子野云、不知從此去、當覓
復何如、和王尉云、度鴈不曾下、新文誰寄評、畫寢詩云、及尔寂無
慮、始知機盡空、如此者不可勝舉、詩家謂之十字格、今人用此格
者殊少也、先杜亦時有此格、放船詩云、直愁騎馬滑、故泛舟回等、
雨云、不愁已道路、恐濕漾旌旗、江月云、天邊長作客、先去一霑巾、
杜甫客夜詩云、客睡何曾著、秋天不皆明、陪王使君泛江詩云、山豁

何時斷江平不肯流不肯二字含畫意佳故杜兩言之乎（渊明所謂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同意）

退之贈崔立之前后各一篇皆識其詩文易得前詩曰才豪气猛易語言徑（如）（一蛟螭雜蝘蜓后詩曰文出龐水成初不用意為二詩皆數十歲豈非放衙將於易語言之人乎前詩曰深藏簡筒時一發戰（我）已多如束箭后詩曰每旬遺書竟歲無羞池有以知崔於韓情義之篤如此也

杜甫李白以詩名名故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文長似未易以則曰飲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為問何太瘦坐只為從來作詩苦似識其太愁肝腎也杜牧云杜詩韓筆愁來談言李白詩處甚多如李白一斗詩百篇如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之句似識其太俊快李白論楮

似借麻姑痒處抓天外鳳凰誰得髓何人解合續絃膠則杜甫詩唐朝以來一人而已豈白所能望邪

選詩駢句甚多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干憂集日夜芳感盈朝昏芳古陳往還百代勞伏多士成大業群賢濟洪績之類恐不足為后人之法也

近時論詩者皆謂偶芳不切則失之麁太切則失之俗如江西詩社所作慮失之俗也則往往不甚芳是亦一偏之見尔老杜江陵詩云地利西過鄂天文北照秦之州詩云水落磐奠豹山空鳥鼠秋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竪子至云相梨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如此之類可謂芳偶太切矣又何俗乎如雜葉紅相發他時格律也學詩者當審此

許渾呈裴明府詩云江村夜漲浮天水澤国秋生動地風漢水偏稼亦全用此一聯郊居春日詩云花前交謝依列客雪后空懷訪戴人和杜詩御云日迥石楠先訪戴欲朝金闕暫依列又送林處士云

（錦不如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舟之類雖芳不求太切要皆失）

侍

鏡中非訪戴剡外欲依劉寄三川寺云九深稚(閑)揚迎何客月在膺舟醉幾人陪崔公謁又云賓館晝閑徐稚(時)榻客帆空戀李膺舟數王隱居云隨蜂收野蜜尋麝覓山香呈李明府云洞九蜂聚蜜岩伯麝留香仁江詩云晚色千帆落秋香一鴈飛又寄盧郎中并贈剛師皆以庾樓對蕭寺見於其它篇詠以楊柳對蒹葭以楊子渡對越王臺者蓋其源不長其流不遠則波瀾不至不至於汪洋浩渺定哉杜甫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欲下筆當自讀書始

葦應物詩平之處喜之至於立字句則超然出於畦逕之外如進溪詩野水烟鶴唳楚天雲雨空南齋詩春水不生烟荒岡鉤鼈石戰燕寢衣清香哉故白樂天云葦藺別五言高雅閑淡自成一家之体東坡亦云樂天長短三千首都愛韋郎五字詩盖郊詩如楚山相蔽暝日月無全輝萬木枯柳根拏此磷云溪太行挾偃蓂百里芳崔嵬紫句皆造語工新無一点俗韻然其他篇章以此處絶妙李觀評其詩云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觀二謝評之亦太甚矣東坡謂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食蠐螬竟日嚼空蠟貶之亦太甚矣

大平廣記載宋之問於靈隱寺夜吟詩未就忽有人云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掩浙江潮不知何人之有識之者曰此駱賓王也是時賓王与徐敬業俱名同逃已莫年矣而集中有江南送之問曰杜江無綠草寒汀有白蘋采之將何遺故人漳水濱宛洲饑之問云淮陽泗水北梁甫汶陽東別路青驪遠離尊綠蟻空其相習無不應莫年相過於靈隱而云不相識也益是賓王逃難之時之問不顯欲其姓名尔杜荀鶴鄭谷詩皆一句内好用二字相疊然荀鶴多用於前後散句而鄭谷用於中間對聯荀鶴詩云文星漸見射台星非謂未

門謁孔門常仰門風迷国風忽地晴天作雨天猶把中才謁上才皆落　用於散聯鄭谷那堪流陶逢搖落可得潛然（是偶然）自中亟拜右丞初塵芸閣辞禅閣郎訪戈即是老即誰知野性非天性不扣權門扣道門皆用於第聯也

梅聖俞早有詩名故人士能誦詩者往往寫寒枝擲以質其是非格各有報章未嘗呸評之也讀其黄葦詩卷則云鳳凰餐雞飛未高鶏鶩成群翅終短讀葉淵詩卷則云野雉五色且非鳳乍時善鳴鶏若何讀孫直言詩卷則云汲井欲第深磨鏡欲尽塵讀張令詩卷則曰讀之不敢倦十未能一曉讀郎不耘詩卷則曰玩観坐長嘆後想李杜韓皆因其短而教誨之也東坡老境与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於世而後已故受其賢拂者亦踊躍自勉示於修進而終為令器若東坡者殁嗚其有功於斯文哉其有切於斯人哉

律詩中間第兩句意思遠而中実潜貫者最為高作如介甫詩云家数到今宣有后士才如此豈無時若陳正甫云此道未行身有待古今不見首望回曽直答房和詩云天於万物宝貧我智效一官全為親上叔父夷仲詩云万里書半児女渡十月山行氷雪深政永叔送王平甫下第詩云朝廷失士有司耻貧賤不憂君子珍送張道州詩云身行南鴈不到処山与北人相第間如此之類与観然在於婉表第白者相去第里矣魯直如此句甚多不能悉挙也

韓愈以瀑布為天紳所謂懸瀑垂天紳是也孟郊以蒼苔為天紳所謂蒼苔擲天紳是也東坡次韻王定国任頼詩亦有餘波猶是掛天紳之句

水田飛白鷺友木囀黄鸝李嘉祐詩也王摩詰衍之為七言曰漠々水田飛白鷺陰々友木囀黄鸝而與益遠九天宮殿関閶万国衣冠拜冕旒王摩詰詩也杜子美刪之為五言曰閶闔関黄道衣

冠拜紫宸而語益工近觀山谷黔南十絶七篇全用樂天尤下苦
酒謂川旧居東城尋春西樓委順竹牕等詩餘三篇用其詩畧点
化而已樂天云相去六千里地絶天邈然十書九不到何以慰顒
顒山谷則曰相望六千里天地倘江山十書九不到何以一慰顒
樂天云霜降水及凝風落木歸山葬二歲華晚昆虫皆閉蟄矣詩云
云霜降水及凝風落木歸山葬二歲將晏物皆衰本原山谷
渴人多受飲飢人多夢飡春乘何処合眼到東川山谷云病人多
受醫因人多受赦如何春来受合眼見卿社業卅蘊云詩人点化
前作正如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軍重圍号令精彩數倍今観三公
所作此語殆誠然也

婦吏詩話載劒睡詩一篇以為韓退之遺文其實非也所謂有如何
臭尸長嗅忍衆罪鐵仏開皺眉石人戰搖腿等句皆不成語言而
厚誣退之不亦寃乎歐永叔有謝人送枕簟詩曰及去睡其曰
少壯喘息人莫聽中臭劒尤惡聲痴児掩耳謂雷作竈婦驚竈頽耗
釜鳴与前待不作矣
人言居富貴之中者則能道富貴語亦猶居貧賤者工於説飢寒也
王岐公被遇四朝目濡耳染莫作富貴則真詩章雖欲不富貴得
乎故岐公之詩當時有至寶丹之喻如寶藏発函金作冢仙膠傳
羽王為屋受田金殿風光別吟到銀河月影低等句甚矣李度孫
富貴曲云軸装曲譜金香字樹記尤石玉篆牌晏元獻云太乞児
相若許富者不爾道也元獻詩云梨尤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
淡風此自然有富貴態吾曾伯祖侍郎辞官帰起於寒微而論富
貴若固有之嘗有詩云翩翩燕子朱門静寂寂藉梨花小院閑又云
西楼月上簾纖静後苑花開閉院深真視景公真不愧矣若孟郊
倩車載家具深深少於車陶潜敝襟不掩肘慕義常乏斟杜甫天
吴与紫鳳顛倒在短褐皆巧於説貧者也

歐公一世文宗其集中美梅聖俞詩有十幾四五稱之甚者如詩成
希深擁鼻詆師魯苓古藏戈笋又云作詩三十年視我猶石蟹又
云嗟哉我寧能知予倫詩顧子能指迷聖俞詩佳處固多然非歐
公標牓之重詩名亦安能至如此之重哉歐公沒有詩云梅窮愛
我知古貧今雖貴而聖俞贈滁州謝判官詩亦云吾詩固少愛
獨。爾大守知皆言識之者鮮矣張芸叟評其詩云如深山道人萃
夜烟饗王公大人見之屈膝

蔡君謨娶宰相姑清源君已而赴漳南幕宰曾祖過議嘗贈之詩
曰藻思旧傳青箱学科新試碧鷄才仁依仲寶連尤幕更
下温郎玉照奩可謂佳句矣韓退之送陸暢詩云一掌取高覓
官仇柬官軍迎婦亟相府襜帷映秀士群鳴鶯舊枉樹閒觀者何
縯紛嘅二詩皆相類而語皆奇也

韻語陽秋卷第一

韻語陽秋卷第二

荊公嘗有詩云切謝蕭規慚漢第恩從悃始記燕或謂公曰蕭何
事也之切字固有來処若恩字則未見有出也荊公答曰韓集酬
雞聯句孟郊云受恩悠始悃則知荊公詩用法之密如此然一水護
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乃以樊噲排闥事事護田亦有
所出耶有好事者謂余曰一日有人面稱公詩謂自義田園安五柳便
嫌尸祝擾庚桑以為的事公笑曰伊但知柳事乘為的事然庚亦
是數益以十日數之也余謂荊公未心有此意使果如此事之者
說則作詩步驟亦太拘窘矣錢起送屈突司馬詩云星飛鷹流驥出
箭發魯連書人多稱其工余恨鷹流驥出処無星字而魯連書有
箭字也趙治事晚歸不遇詩忽看童子掃花処始悃夕郎題鳳来前
句不用事後句用二事皆非律作也錢起集前八卷後五卷鮑欽止
謂胎事時有中書舍人錢翊亦起之諸孫今起集中恐亦有翊所

作而余初未知其所據也比見
云不意雲霄能自致盡聲死路忽相隨矚雪新晴柏子殿春風欲
上万年枝和王員外雪晴早朝云紫微晴雪帶恩光遠仗偏隨鴛
鴦行長信月留寧避曉宜春苑滿不飛香二詩皆翊所作無疑蓋
起未嘗入中書也集中又有彭祖樓一詩而薛能集亦載則知所編是
誤也

陳云非嘗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个字拗斷數莖鬚
句向夜深得必從天外歸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蹙縮豈其然
能艤舟中白髮生之類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韻格不高故
不能參少陵之逸步若之學詩者儻能取唐人語而掇入步後繩墨
步驟中此速肖之術也余嘗以此語似葉少蘊云李益詩云開門
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沉思之詩云緋徊九上月虛度可憐宵皆佳
句也鄭谷掇而用之乃云睡起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梨真可与
李阮作僕奴由之論之作詩者與致先自高遠則去非之言可用
儻不然便与鄭都官盖異杜甫讀蘊澳詩則曰餘瑟哀却變白間生
黑絲高適觀陳十六史碑則曰我來觀雅製慷慨變毛髮
方干詩清閑小巧蓋未外雷列之卷或者取之大過余未曉也王貫
嘗称之曰鏤肌滌骨瑩霞綃嘉肴自將不吃餘　蘇不葩芳苦不
癰棘當其得志候与神會孫郃嘗称之曰真秀也仙蘇於常九真
鳴也灵龜於衆鄂觀真所作登灵隱峰詩云山置雲霞隱川傾
世界東送俞垣之詩云風塵帝里舟楫到家林此真兒童
語也楚雲方尽浮淮月正沈贈　詩云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
心兩贈喻鳧又云才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鬚称心寺中鳥詩云雪
折停猿樹花藏浴鶴泉而寄越上人又云忽接停猿樹岩飛浴鶴
泉于使君詩云月中倚棹吟漁浦花底垂鞭醉鳳城而送伍秀才
詩又云倚棹寒吟漁浦月垂鞭醉入風城春塵真語言重複

寄喻鳧云寒蕪
隨楚尽落葉
渡淮傳聖迹喻
垣之下爭又云

如此有以見其窘也至於野渡波搖月空城雨斃鐘白猿垂樹
寒邊月紅鯉驚鉤竹外溪義行相識処負過於年時等句誠無
愧於孫王所賞

李長吉云我生二十不得意一生慈謝如梧蘭至二十七而卒傷無
已隊夜詩云七十已強半所餘能幾回遥知暮景促更覺石生
多至四十九而卒語意不祥如此豈神明者先受之邪
連綿字不可拙轉用詩人間有桃蝀用者非尊平不所產則為
歌而章也羅昭諫以沉寥為寥沉是為平不所產則為
枝詩所謂寥沉工夫大是也又以汎瀾為瀾汎是為韻所牽哭
孫員外詩所謂故屡何在屡瀾汎是也
老杜賦螢火詩云幸回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点
客衣似說者乃謂喻小有才而侵海大德豈不誤哉羅隱竊取
其意乃曰不思曾腐竹便擬倚孤光若遥過文翰車公業皆

○譏當時閫人用事於合之前不能主張文儒而乃知青蠅之点素也

長其視前作愧矣
沉存中云退之城南聯句云竹影金鎖碎金鎖碎者日光也恨句中
每日字尔余謂不然藺子瞻云老身倏馬河堤永踏尽黄榆緑愧
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詩而欲斯如此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
点化之使加工也李白詩云白髮三千丈緣愁箇長箭公点化
之則云緑成白髮三千丈列禦寇云遥望洞庭湖翠水白銀盤裏
一青螺山谷点化之云可惜不當湖水面銀山堆裏看青山孔稚
圭白苧歌云山虚鐘響徹山谷点化之山空響答盡全詩云草
石是親情山谷作友朋香草當姬妾學詩者不可
不知之魯直謂陳后山学詩如学道此豈尋常雕繪句者之可擬
哉容有謂金言后山詩其要在於点化杜甫詰尔杜云昨夜月同
行后山則曰每勤之有月与同歸杜云林昏罷蜜蜜后山則曰林
暮出禽聲杜云古人日已遠后山則云斬人日已遠杜云中原敢

角悲后山則云風連鼓角悲杜云暗飛螢自照后山則云飛螢元失照杜云秋覺追隨尽后山則云林湖更覚追隨尽杜云文章千古妾后山則云文章日妾杜云乾坤一腐儒后山則云乾坤著腐儒杜云孤城隱霧深后山則曰寒城着霧深杜云寒花只皆香后山則曰寒花只自香如此類甚多豈非点化老杜諸之語而成耶余謂不然后山詩格律高(古)(杜)真所謂舂(春)容盎中見此古鼎洗而用語稍同乃是讀如陵詩熟不覚在其筆下又何以足病公

五代史補載羅隱題牡丹云若使教解語應傾国任是無情也動人曹唐曰此乃詠子女僊子乐隱曰不似足下作鬼詩乃誦要王母詩曰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豈非鬼詩南史載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莊月賦何如答曰莊始知陳千里号共明月帝名莊以延之語示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夜的典論云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高適別鄭處士云與来無不愜才大亦何傷嵩孟五詩云秋気落窮巷離憂集暮蝉送秦十八云常苦古人遠今見斯人古題陸少府書斛云散秋(秩)至栖鳥明灯留故人皆佳句也上陳左相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亦有合蓄但莊子謂天地一指万物一馬而以天地為馬悞矣

晋張翰憶吳中蓴菜鱸膾而歸而高適作越上用如送崔功曹赴越云今朝欲乘興隨尔食鄭魚送李赴越云鏡水若所憶蓴羹亦無傷也(愚謂鄭魚似不可作越上宜以吳中作越上之謂乎)旧便人以為疑余考地理志漢吳縣今會稽則以鄭魚作越上

山谷詩多用稻田衲亦云田衣王摩詰詩云乞飯從香積裁衣学水田又云手中乞斸浄香破稻田成豈用是耶

魯直謂東坡作詩未知句法而東坡題魯直詩云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絶倒然此卷語妙甚殆非偽)魯直謂東坡作詩如見李太白不敢彼論鄙夫魚若不適用然(者可識能絶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

為無補此題識其許之乎其譏之也曾直酷愛陳無己詩而東坡示不深許魯直為無己揚誉無所不至而無己乃謂人言我語勝黃語何耶

自古工詩者未嘗無與也觀物有感写則有興今之作詩者以興近乎訕也故不敢作而詩之一義廢矣老杜萬苣詩云兩旬不申折空惜埋泥滓野莧迷汝来宗山實於山皆興小人盛而掩抑君子也至高適顕處士菜園則云耕地菜柘岡地肥菜常熟為問葵藿資何如廟堂肉則近乎訕矣作詩者苟知興之与訕異始可以言詩矣張籍韓愈高弟也愈嘗作此日足惜贈之八百餘言又作赴使喜至之篇贈之二百餘言又有贈張籍一篇二百言皆不称其能詩獨有調張籍一篇大尊李杜而未章有顧諸地上友經営無太壮之句病中贈張籍一篇有毕逢乱鬢沉別失大江吾欲盈其気不令見麾幢之句醉贈張徹有張籍学古淡斬昂避鵜群之句則知籍有意於慕大而実無可取者也及取喜集而読之如送越客詩云春雲對漢口殘月鏡湖西逢故人詩云海上見花発廣中聞鳥飛送海客詩云入國自献寶逢人多贈珠紫掖裴章句青闈更詠歌如此之類皆駢句也至於語言拙悪如寺貧無施利僧老足慈悲收拾斷琴譜封題旧某方多申請暇牒祇送賀官吾此尤可咲至於樂府則稍超矣姚秘監嘗称之曰妙絶江南曲凄涼怨女詩白大傳亦嘗称之曰尤攻樂府詞挙代少其倫曲足論之則人士所称者非以詩也

應制詩非他詩比自是一字句法大抵不出於典實富艶尓友英公和上元観灯詩云魚龍曼衍星金鎖逼宵啓玉京丹丶遊塵生輦道雷遠丶春箭入歌聲寶坊月皎龍燈淡紫館風微鶴蹈平宴罷閑端天欲曉回瞻河漢尚盈丶王岐公詩云雪消華月滿仙壺万烟當樓寶扇開双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蓬萊鎬

宮春酒霑周燕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共樂君王又進紫霞盃二公雖不同時而二詩如出一人手蓋格律當如是也丁普公賞尤鈞魚云鶯驚鳳輦宮牙花老魚畏龍顏上鈞蓬胡文恭公云春暖仙黃初罷靡日斜紫蓋尚徘徊鄭毅夫云水光翠繞九重殿花氣醲薰萬壽杯皆典富艷有餘若作清癯平淡之語終不近尔

翰苑作春帖子往往秀蘗可喜如蘇子容云璇霄一夕斗標東激灩晨曦照九重和氣薰風摩蓋壤競消金甲多春農鄧温伯云激灩上簾櫳金屋熙熙歌吹中桃臉似知宮宴早百花頭上放輕紅蔣穎叔云睡足永日將西尤添漏鼓三聲迎柳映春旂一色齊梁君賦詩云東方和氣斗回杓龍角中星轉紫霄聖主祠安天未曉永衣親護玉宸朝皆佳作也余觀鄭毅夫新春詞四首其一云春色應隨步輦還珠旒玉几照龍顏

紫雲殿下朝元罷便領東風到世間其二云春風細拂綠波長初過曾城度建章草色未迎雕輦翠柳梢先學赭衣黃其三云晴暉散入鳳凰樓一行珠簾不下鉤漢殿尉簪双彩燕併和春色上釵頭其四云小池春破玉玲瓏聲觸簾鉤喘好風閑繞檻千梢花氣春痕已著半梢紅觀此四詩与帖子格調何異豈久於翰苑而筆端自然習熟耶

咸平景德中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子錢劉亦絶相類謂之西崑體大率效李義山之為豐富藻麗不作柏濬語故楊文公在至道中得義山詩百餘篇至於愛慕而不能釋手公嘗論義山詩以謂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無窮而矣愈出鑽仰堅而酌不竭使学者以窺其一斑若滌暘而洗骨是知文公之詩有得於義山者為多矣又嘗以錢惟演詩二十七聯如雪意未成雲着地秋声不斷人連天之類劉筠詩四十八聯

王鼎

如溪殘未破水生硯爐酒新燒雪滿天之類皆表而出之紀之於
談苑且曰二公之詩學者爭慕得其格者蔚為佳詠可謂知所
宗矣文公鎖仰義山於前涇諛錢劉於後則其體製相同無足怪
者小說載優人有以義山為戲者義山服茳蘼之衣而出或問曰
先輩之衣何在曰為館中諸學士撏扯去矣人以為笑
顏延之謝靈運各被旨擬北上篇延之受詔即成靈運久而方就梁
九章云詩多而能者況約步而能者謝朓虫有遲速多寡之
不同不害其俱工吐也
宋元章賦詩絕人而人罕稱之者以書名掩之也如不及陪東坡
郭渡淳玉暗風掃出清明天頗開妙力開大施足病不到論方仙
想應蒼壁有垂露照水自妝愁寒炯栖雲閣云雲出救世早
沢來雲尋歸入石了不見豈切己如遺龍騖荐復起抱石明幽
姿雲平無定所隱者何當栖如此二詩殆出韓墨畦運之表
蓋自適往淩雲之志流出非區區規索短之可到也
余襄公誥嘗在契丹作胡語詩云夜逐沒邏臣拜訖西朝厥荷
情幹勒微臣雖曾祝君統聖壽鐵擺但可戚沒邏言後盛拜
洗言受賜厥荷言通好幹勒言厚重鐵擺言嵩高也沉存中
筆談載乃約使契丹戲作詩云押蘇移離畢看房賀跋支執
踐行三匹製密賜十貌猩猩移離畢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執
衣防閤人匹製小木匱貌狸邦如胡而大狀人以為珍饌二
詩可作笑故表而出之
詩之有思幷然遇之而莫遏有物敗之則失之矣故昔人言覃思
垂思柿思之類皆欲真思之等而所謂亂思蕩思者言敗之
者易也鄭縠詩思在灞橋風雪驢子上唐求詩所遊歷不出
二百里則所謂思者豈尋常只尺之間所能發哉前輩論詩

思多生於杳冥寂寞之境而志意所知往、出乎埃壒之外
苟能如是於詩亦庶幾矣小說載謝無逸問潘大臨云近日曾
作詩否潘云秋來日、是詩思非日捉筆將滿城風雨近重
陽之句忽催祖人至令人意敗輒以此句奉寄亦可見思
難而敗易也
韓退之稱張籍詩曰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魏道輔謂高
至酌天漿幽於拔鯨牙其用思深遠如此被独未讀送無
本詩尔其曰吾嘗示之雞勇往世不敢蛟龍委牙角造次欲手
攬衆鬼因大叫下覷饕元當言手攬蛟龍之角下覷衆鬼之
窮皆雞事而無本勇往無不敢蓋作文以氣為主也則
調張籍之句無乃亦是意乎
孟郊詩云食荠腸亦苦強歌聲歎出門即有礙誰謂
天地寬許渾詩云萬里碧彼魚鈎九重青漢鶴愁
籠皆是窮戚之語白樂天詩曰無日月長不羈天地濶与二
子殆霄壤矣青箱雜記載李泰伯一絕云人言落日是天涯望
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還被暮雲遮識者曰
此詩意有重、障碍李君庶不偶乎後果如其言

韻語陽秋卷三

元白齊名有自來矣元微之白詩於閒列西亭白樂天雪元詩百篇合為屏風更相傾慕如此而樂天必言微之詩得已格律進亦謂每被元倫格律是也然微之江陵放言与送客嶺南詩樂天擬其作何耶秉坡嘗效山谷躰作江字韻詩山谷謂坡收斂光芒入此窘步余於樂天亦云詩人讃美同者詩篇之善多比珠璣璧玉錦繡芝草之類至杜子美則豈敢作陳齊語邪嘗參詩云意愜閑飛動篇終接混茫夜聽許十誦詩云精微穿溟涬飛動摧霹靂贈盧諶詩云藻翰唯章牽湖山合動搖贈陳諫議詩云毫發無遺恨波瀾独老成嘗李白詩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贈高適詩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皆驚人語也視余子其神芝与腐艸哉

李太白杜子美詩皆製顚手也余覩太白古風子美偶題之篇然後知二子之源流遠矣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

戰國多荊榛則知李之所待在雅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驥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則知杜之所得在驥然李不取建安七子而杜独取垂拱四傑何耶南皮之韻固不足取而王楊盧駱亦詩人之小巧者尔至有不廢江河萬古流之句麾之是不太甚乎

栗烏斐斯文詣韓愈云青竹未生戟一步義里道安得西北風身願變蓬葦可見急於求師愈贈詩云家住幽都遠未識气先感来尋吾何能無珠嗜昌歜可見嫌於授業此皆鴝未儒服之時也洎韓愈教島為文遂棄浮屠學舉進士攄言載島初赴名場於驢上吟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遇權京尹韓吏部呵喝而不覺洎擁於馬前則曰欲作敲字又欲作推字神驅詩府致衛大官愈曰作敲字律矣是時島戲韓愈已久矣使未相識愈豈若教真作敲字耶余讀許渾詩独愛道直七官早早家貧為客多之句非親嘗者知其味也贈栗兵曹詩云客道恥搖尾望恩覓犯鱗直道七官早早之実也

將離郊園詩云久負辞国遠多病在家希家貧為客多之実也

藾頰直清江曲見賞於東坡以為与李太白無異所謂屈玉双飛水滿塘蒻蒲深処浴鴛鴦是也既為前輩所賞名已不没而又作后清江曲一篇豈艱直尚惡其少作耶所謂呼兒極浦下答箸社尾欲熟浮蛆香輕簑浙瀝鳴秋雨日暮乘流自相語如此末句前情江曲似未到也

作詩貴雕琢又貴有斧鑿痕貴破的又貴粘皮骨此所以為雅李商隠柳詩云春何葉曉幾多枝恨其有斧鑿痕也石曼卿梅詩云課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根无粘皮骨也能脱此二病始可以言詩矣刘夢得称白樂天詩云郢人斤斫無痕跡仙人衆裳棄刀尺世人方内欵相従行尽四維無外貧前能如是雖終日斲而皇不傷終日射而鵠必中終日行於規矩之中而无迹未嘗滞也山谷嘗与楊明叔論詩習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鏃如甘蠅飛衛之射捉製教閑在我嘗握与列

所論殆一轍矣、

杜牧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半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李義山集中亦載此詩未知果何人所作也、自古文人雖在艱危困窘之中亦不忘於製述蓋性之所嗜也、況下於此者乎、李後主在囲城中可謂危矣、於作長短句所謂櫻桃落盡春猶在蝶戀金釵双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文未就而城破蔡絢之嘗覩見真蹟臺東坡在獄中作詩贈子由云是処青山可葬骨他年松雨独傷神猶有所託而作李白在獄中作詩上崔相云賢相寛元気盃下無由見太陽一詩云壯士已光猶有所訴而作是皆出於不得已者刘長卿在獄中非有所託訴也而作詩云斗酒誰与看寛気盃下無由見太陽一詩云壯士已拾成白髮餘生於此足憐春一詩云治長空淫罪庚甫不言錢又有獄中見画佛詩皆性之所嗜則如漆絅之若不能易雕章繢句之樂欤、

庶

董庶字亜夫嘗有拙石一絶傳於世云山鬼小拙者薜荔天梁辟邪奇欹眼蕪苔釣簾坐苓心語口嘗見漢家池飲渠人士贈炙以為奇作唐張碧詩亦不多見嘗有池上拙石詩云寒姿数片奇突巧置作秋江秋水骨先生應是厭雷同凡着肉池魚塞龍窟我来池上傾両樽酬書破書烟痕冬差翠漫掃不落筆頭驚拙若杜雲我聞吳中頃容水墨有高價敷寫將来倚松下鋪道郊揖是空般不成画二詩詒未易甲乙也、

杜子美詩乾用文選語故宋武亦習之不置所謂熟若文選理体覓綵衣衣又云咩嘻取酒盡繼晷君乞見飲重分別本以賜令城書絹素以属縣行倹是也、矧史將持杭我鄭奕嘗以文選教甚子甚兄曰何不教讀論語乃学沈謝嘲風弄月汙人行止鄭兄之言蓋欵先徳行而得文藝亦不為無理也、

元和十一年六月武元衡将朝未漏未尽三刻刻騎出里門過盜襲于

墻下許孟容謂國相横屍而盜不得為朝廷恥還下治募捕竟得賊始謂張晏為王承宗所遣警珍為李師常可遣也初元濟策李愬之必欲及己而犄果及銊珠申是諸鎮築鷺為陣不自安以致於是刘豈曰有代靜安佳人怨詩云宝馬鳴珂踏曉塵魚文七首犯車茵適来行矣里門外昨夜畫堂歌舞人又云東烏胡天遂不回路人渾指望高處墻东便是傷心地夜秋螢飛去来策考豈得為司馬時胡廷欲澡濯補郡而元衡執政乃格不行受得作詩傷之而訴於靜安佳人真傷之也乃所以扶之欤

裴度平淮西碑絶世之功也韓愈之文不足以當度之功碑成李遠之子乃謂没父之功私之於胡憲宗使殷文昌別作此与於周昇析之宝唐庶幾何異哉李義山詩云碑高三丈字如斗負以灵鳌蟠以螭句奇語重喻七尺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庶汰大石相摩治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時已入人肝脾愈書朝回十月壬申朝回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回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到蔡州（蔡昭元濟）以献与文昌所謂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夕卷旆凌晨破関等語豈不相称哉南坡先生責官過驛礎間見有人題一詩云淮西功業别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古斷碑人膽魯世間誰数殷文昌坡云石如錄之

裴度在胡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已而吴元濟授首王承宗割列遣子入侍李師道破擒兩河諸鎮皆不敢桀黠烈之盛一時無与比肩者唯李衛公拒為宰相詩曰帝得相回曰度又曰嗚呼宰臣及宰相回曰度又曰嗚呼宰臣及宰相回曰度又曰嗚呼宰臣及宰

与列君為友是愛金者又載劒為俠行因酒殺人真命會赦出是
使酒者而真集有烈士詠云烈士感恩義不為貧賤屈一言
許利生天亦吠胡為輕薄兒使酒殺平人豈又自以為烈士耶
列又詩酷似玉川子而傳於世者二十七篇而已冰柱雪車二詩雖
作語奇惟然識論亦皆出於正也冰柱云不為四時雨徒於道路
成泥但不為九江浪徒能旧恩及天之涯雪車詩謂官家不知民饑
寒尽驅牛車盈道哉屑玉載欲何之秘藏深宮以禦炎酷如此未
宝皆以為知道之言蓋摘章鑄句嘲弄風月出工何補別規道在
出語自然超能作常人能端真軌轍也山谷嘗跋淵明詩卷云血
気方剛時讀此可如嚼柈不及綿歷世事如決定無所用智又嘗
論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鑪鍾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
之墻者二子有意於俗賛毀真工 淵明
可以知真閑鍵也

省欲詩自成一家非它詩比也首韻拘於見題則易於牽合中聯縛
於沙律則易於聯對非別游戲於烟雲月露之形而以縱横在我
者也王昌齡錢起孟浩然李高適皆有詩名至於作普頌詩則
踈矣昌齡四時詞王烛詩云祥光長共美佳気得温真錢起巨臭
縱大壑詩云方收吞舟意宛殊在藻嬉孟浩然題驥長鳴詩云遂
心懐良馭蕭條於樂鳴李高適桃李無言詩云天桃花正發穠李
葉方繁此等句与兒童無異以此知有題可自成一家也
詩人比興如絲如膏之類甚多至杜牧乃以羽林鎗為比恐未尽其
形似忽昔遊云雲門青外逢猶雨林黒山高雨脚長曾奉郊宮為
近侍分明攫之羽林鎗大雨行云四面崩騰玉京仗数里横亙羽
林鎗豈真国婁斬之情不能忘懐翹翡尾中耶
武元衡詩不多集中有酬嚴司空荊南見寄詩兩篇一云金貂再領

三公府王帳連封萬戶侯一云漢家征鎮委條侯元節無旌居上
頭岑嶲以簫奏青山巫峽雨烟開碧樹諸宮秋夢三聯一云劉琨
生嘯風清塞謝朓題詩月滿樓一云金谷曾掩故人淚疊句初傳
明月樓岑嶲以白雪調高歌不得美人相顧翠娥悲人呼其太同
余謂及元澥劉潤之本集中兩存之尒當以前篇為正後篇誠未
工也

詩體如八韻歌連除體之尒當以前篇為正後篇誠類古人賦詠多
矣用十二神為詩者始見猶沉烟山谷亦嘗效為之余友人莫之用其
祖戩嘗以辨古流賊眩百人於死意甚後必昌而之用乃負不能
以自存天理殆難曉也余嘗以此格作詩贈之云抱犬高眠已云
足更得牛衣有餘煙起東欹繁擁懸鶉誰羨龍蟠織永穀蹄齏菜
園底用羊從它春雷吼格聒驚鍾竟斯莫渠愛小笔自許猴葵香
半世飢寒孔移帶鼠未古來乃漸泰吉雲神馬日匝三棲蒲肯作
猶双熊羆頭食肉何足誇詹德由來報室奢毋寵如成無躍兔玉

函方秋緣青蛇
仲張統云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沉灘當浪九陽代燭蓋取無情之物
作有情用也自後寔稱取其意者甚多張志和則云太虛為室明月
為燭王康琚則云花條當圜屋翠葉代綺窓吳筠則云綠竹可先
食女蘿可代裾列伶則云日月為房牖八荒為庭衢皆是意也李
義山每題詩云青蚨到死終方歇蠟燭成灰淚始乾此又是一極
今效此體為俚語小詞傳於世者甚多不足道也

東坡在儋耳時余從三兄瑋延之自江陵擔簦萬里絕海往見留一
月坡嘗海以作文之法曰儋別雖數百家之聚列人之所須取之
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切
皆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
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去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
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吾兄拜真言而書諸紳嘗以
親製龜冠為獻坡受之而贈以詩云南海神龜三千歲此叶朋注

生慶哀智能用物不周身未免人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峋嵲耳孫祖其製今南北去寧渡來欲慰相思時整視今集中無此詩余嘗見嘉祐親筆後改飯室與道由無錫洛社嘗至孫中益家時仲益年在髫齔抱曰孺子習何業孫曰業屬學坡曰試誦看徐曰瀚川雅子瑞興哉孫孫聲云翰苑仙人錦繡腸坡拊其背曰真瑞興器也異日不几二事皆吾卿人士所知輒記于此

唐王建以宮詞名家本朝王政公亦作宮詞百篇不過述郊祀御試經筵翰苑朝見大事至於宮掖戲劇之事則秘不得傳故詩詞中亦罕及若建者乃內侍王守澄之宗姓得宮中之事為詳如義士云三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小時脫下御衣先賜著進來龍馬每教騎長策密反歸家以獨奏進機密殿建不是姓詞親說向九重爭得外人知自是守澄私如月頭今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過著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床前之類亦可哀也

酈子稍學作小詩嘗賦梅花云玉屑裝毳腦雪衣霞靡瞬何堪於來雪香色兩凄迷曲友人詩云良友間何涯喪事遽如許當君下鴆吹一葉繫春酒昨夢墮前世再見忻欲舞聊呼花底杯酒面忽紅雨狂歌謝黃珠清論雜揮麈謙勖未可歌如向沈居吐視此數語似粗知詩家睡逕學之不已必佳但恐其中墮不

韻語陽秋卷第二

韻語陽秋卷四

唐盧綸与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
能詩而名号大厤十才子憲宗尤愛綸文至拾張中素訪其遺藁
故綸集中往往有贈諸人詩所謂旧簾雲散究新詩滿帝卿者送中
孚之詩也引水忽驚水滿澗向田空見石和雲者寄湋端之詩也
擁褐衾霜下抱琴閒雁来者同湋宿旅舍之詩也風偃竹上雪山
客酒盡人看題苗發竹間亭之詩也桂樹曾同折龍門幾共登者
寄端峒曉湋之詩也司空曙（曉）亦有送中孚詩云聽猿看楚岫隨雁
到吳洲耿湋寄曉云老醫迷旧疾朽柰誤新方李端寄綸云能一寒
方入樹魚樂稍離家錢起荅苗發龍池詩云暫別迎車難還隨獲
法龍又贈夏侯審云詩成流水上客盡落花間諸人更唱迭和莫
非佳句蓋草木臭味既同則金蘭契分弥篤尔史我郭暕進官大
集名士李端賦詩最工錢起曰李端之捷思為可服也而端又工於前起之姑賢徒增愧

古辭云蒿砧今何在山上又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蒿砧破
也謂支也山上有山出也大刀頭刀上環也破鏡云半月當還也
此詩格非當時有釈之者接人豈曉哉古辭又云囲棋燒敗襖者
子故衣然陸龜蒙皮日休囲膏撥之陸云旦日思双履明時願早
諧皮云莫云春蘭薄猶有万重恩是皆以下句釈上句与蒿砧異
矣樂府解題以此極為凡人詩取陳詩以觀民風示不忘言之意
至廣坂無題詩云通子靡屑次見慧秋枰着尽更無棊破彩却有
空逢履一飯何曾忘却罷是文与釈並見於一句中与凡人詩又
小異矣

余觀楚國先賢傳云汝南應璩作百一詩譏切時事遍以未任事者
皆怪愕以為應焚棄之及観文選所載璩百一篇畧不及時事何
耶又観郭茂倩雑体詩(或載)我百一詩五篇皆璩所作首篇言馬子矣
解音律而以陌上桑為鳳將雛二篇傷翳桑二老無以葵妻子而
已無宜孟之意可以明其為三篇云老人自知桑榆之景斗酒自
労不肯為子孫積財末篇即文選所載是也并四篇似有諷諫所
謂苟欲娯耳目情心樂腸我躬不悦權安能慮死亡此豈非所謂
應焚棄之詩乎方是時曹爽事多違法而璩為爽長史切諫其失
如此所謂百一者庶幾百分有一補於爽也而爽卒不悟以及於
敗或謂以百言為一篇者以字数而言也或謂百者数之終一者
数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為以士行而言也然皆穿鑿之説何
足論哉後河隄亦有数百一神所謂灵龜囓棗下於陵於李蟠真
詩一百十字恐出於或者之説然璩詩每篇数各不同非一篇不
過四十字尔

皮日休雜体詩序曰詩曰蟏蛸在東又曰鴛鴦在梁双色起此也陸
龜蒙詩序曰疊韻起自梁武帝云及脩有朽柳當時侍從之臣皆
唱和刘孝綽云梁王長康陳阮休文云我：每碍碌自以用此体
作為詩者多矣如王融所謂園衡炫紅芳湖行暴黄花温庭筠所
謂栖息消心衆簷楹溢艷陽皆倣双色而為之者也陸龜蒙所謂

瓊英輕明先竹石滴瀝碧浸日休所謂康莊傷蒸涼主簿部伍若皆倣畳韻而為之者也南北朝人士多裁作双声盖韻如謝莊羊戎魏收崔岩陸厥諸人皆有此体而庾信之徒性工戲謔談諧之作在史即可得而攷焉

錢起与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況宋得有錢郎然郎豈敢望錢哉起中書過雨詩云李衛七曜起雨拂九州来宴李賢宅云晚鐘過竹靜醉客出花遲罷官後云秋堂入寒杵雪月思離居罷雨云生事薜蘿寂惣心雲不開亦可謂奇句矣士元詩豈有如此句乎

贈盖少府新除江南尉云客路尋常随竹影人家大抵傍山嵐題王李友半日村別業云長溪南歇當群鳥半景東隣臨教家此何体格而不過烟雲草樹山川鴻鳥而已而徐以川作真詩引乃謂未語余讀其詩卷秩未見有可喜処以是知不及起遠甚

僧祖可俗姓氏伯固之子也作詩多佳句如懷蘭江云懷人更作千里夢思欲送雲一灘贈端師云窓間一榻篆烟碧門外四山秋葉紅亦句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化然如觀真

自建安七子南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柳宗元本朝王荊公蘇黄如如皆心得神解無乃過乎臨川作盈虚行末章云憶昔韋蘇州小時先生教誦荊公詩即今唐田無新語尚有房山病可師不知何故爱其詩如是也

韋應物詩擬陶潜明而作者甚多然終不近也若長安丞裴祚詩云臨流意已愜采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義事都若遺蓋效潜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懷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之句也然潜明落世務深入理窟但見義象森羅莫非天機故見南山而真意具焉

写應物之曰乞愜而采菊曰見秋山而遂无事其与潜明所得異矣杜子美西郊詩云世人競来往或云無人与来往或云無人与来往或云無人与来往競与陌常淡寂字非子美不能道也蓋場屋避竄有道者之所驚令為争席隐者之所責也

作詩在於練実如老杜飛星過北白居易動地盡是練中間一字酔李都督早春詩云紅入

此一節与第一連广可并按

桃花嫩青婦柳葉新若非入手婦二字則子兒童之詩何異
杜牧之詩字意多用老杜如觀東兵長句云黑貂將軍一鳥轅蓋用
子美身騎一鳥過也遊樊川云野竹疎还密岩宗咽渡流蓋用子
美微雨止還作斷雲疏渡行也蓋其心景服之切則下語自然相
符非有意於踏襲故其論杜詩云天外鳳凰誰得髓無人解合簻
結縢豈非自以為得髓者邪東坡贈孔毅甫詩云天下幾人學杜
甫誰得其皮子其骨前生子美只君是活手(得)杜倜天成學杜而
得其皮骨者鮮矣又沈真髓戲李白月下独酌詩云舉盃邀明月
對影成三人而賈島歎月詩亦云但愛秋傍月我傍秋為三

唐實常年群犀聲兄弟五人擢進士独群客德毘陵曰韋夏卿
屢薦始入仕皆詩人也年晚泛昭義盧從史之寢驕竿度不可
諫即移疾歸東都故其秋夕閒居詩云紫之辞巢蟬蛻枝窮居猶
兩懷藩籬群聲為黜中觀察使其詩云佩刀看日晒賜馬傍江
調言語多重歎垂觸每独遥而聲詩中乃有自京以將赴黜南之
作所謂風雨荊州二月天問人初雁峽中舡西南一望雲和小猶
道黜南有四千此詩題群所作而誤寘聲集中尔常歷武陵蔓江
梅四別刺史所謂看春又過清明節笑老垂孤淚已年為得之武
陵到松滋渡之所作也犀詩不多見其巡内一絶云愁雲漠漠草
雖短太根勾傳如此短薄暮殿垣春雨裏殘花猶發万年枝造句
亦可謂秀整矣兄弟中独群詩猶低又不得舉進士本位及居上
聲有放魚詩云好去長江千萬里不須辛苦上龍門豈非為群而
言乎史載聲平居与人言列不出江世号唱嘶翁乃肯為是耶
張祐喜遊山而多苦吟凡所歷僧舍必題詠如題僧壁云客地多
逢酒僧房却厭花題茶道人祖席云殘陽過遠水落葉滿疎鐘題
金山寺云僧歸秋船月龍出晚堂雲杨州中流見鐘落兩岸聞題
孤山寺云不兩山長潤無雲水自張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如
杭之吳隠天竺嶺之吳岩棱伽常之惠山善權開之甘露招隠皆

有佳作李渉在岳陽嘗贈其詩云岳陽西南湖上寺北岡松房遍文字新打長生一是詩自注吟着皆無味臣知僧房佛寺耶東縣詩以標榜在多矣張祜詩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杜牧賞之作詩云可怜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杜牧賞之作千里知在唯應杜紫微祖賢品題如是祜之詔名安得不重乎其後有解道澄江静如練世間唯有謝元暉解道江南新腸句世間唯有賀方回未語皆祖是意也

唐朝人士以詩名者甚衆生之曰一篇之善一句之工名云先達為之推演延譽遂至老嫗四歳孩曲終人不見江上数峰青錢起以是得名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張祜以是得名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孟浩然以是得名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韋應物以是得名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白居易以是得名敲門風動竹推是故人来李益以是得名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賈島以是得名画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王勃以是得名花徑鐵翠青如葱入門下馬気如虹李頎以是得名然観名人詩集平之処毛多豈皆如此句哉古人所謂嘗新一臠可以尽知其味恐未必然尔杜子美云為人性僻躭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則是凡子美胸中流出者皆驚人之語矣讀其集者當知此言不妄殆非前数公之可比倫也

南部新書嘗載楊桑酒贈項斯詩句残麦見詩之尽好及観標極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処逢人説項斯之集中絶少佳句如晩春花云疎与香凡會佃將泉新後別張籍云子城西並宅即水北同渠独悪有餘宜桑酒云謂標格過於詩也桑酒乃致之也其賜斯詩鄽俗如此今斯亦矣表逸哉

趙嘏長安秋望詩云殘星数点雁横塞長笛一声人倚楼當時人誦詠之以為佳作遂有趙倚楼之目又有長安月夜友人話帰故山詩云楊柳几多潮未落蘆蔟霜在雁初飛亦不減倚楼之句至於李僕射云新詣似山垂力負旧恩如水満身流則謬矣

或云韋應物乃韋石之族憑持恩私作里中橫故韋集載逢楊州
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軒持恩私身作里中橫家兄二爭四武皇
舛仙有杷筆學頴詩兩府始收延南官謬見推支武皇手内乱救
韋后不應石之族敢於武皇之時豪橫別此正恐非后族尔李肇
國史補言應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与楊凡府
詩所述不同豈非武皇仙者之後折節悔過之時耶
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云雨洗始干靜风香細干香雪未嘗香也
而李太白詩云瑶壇雪花数千点风吹落書风香
韋應物至酬処士寂詩云高齋肅宴清夜道相存东坡次王鞏歌
云那能廣詩酒亦未妨禅寂子由春尽詩云棱岁十枣幾回憂法
酒云外是客同道貴冲宋安至歡暢二者恐不能相兼也白樂天
延樂命醺之時不忘於仙事達者至今譏之
古人詩勉人行樂未嘗不以日月迅駛為言謝惠連云四節競開候
古人詩勉人行樂未嘗不以日月迅駛為言謝惠連云四節競開候
云龍川頓機沉約云逝盖轨徂龍回星引奔月陸機云出西門望
天庭陽谷炕靈崦嵫盈逝者別斯安得停司空圖云女媧只解補
青天不解煎膠粘日月孟郊云生随皆暁中皆被日月驅皆佳語
也至盧仝嘆昨日詩則日上帝版上何物日車却上西向没自
古聖賢無柰何道行不得皆白骨則又以不得行道為嘆非止欲
行樂而已也
七哀詩起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寅張孟陽也釈詩者謂病而哀義而
哀感而哀口嘆而哀鼻酸而哀謂一事而七者具也子建之七哀
在於独栖之思婦仲宣之七哀在於己毀之園廢唐雍陶亦有七哀詩所謂君別無定雲妾
哀上在於己毀之園廢唐雍陶亦有七哀詩所謂君別無定雲妾
作不動山雲行出山易山逐雲去難是皆以一哀而七者具也老
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礼李光弼之武功嶽元明李邕
之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及見矣盖當
時盜賊未息嘆曰懷賢而作者也司馬温公亦有五哀詩謂楚屈
原趙李牧漢龜錯馬援祢解律光皆負才謁中辱困於讒而不能

自脫蓋有激而云尔、

韓退之詩云、淫軍古云樂諼咲青油幕明杓夜觀蟇月暗秋誠拆言樂而不及苦陸士衡從軍行云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負戈苦哉遠征人、捴心悲奈何言苦而不及樂至於王仲宣作從軍詩則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神謂従曹操也操也其詩有昔人従公旦一徂東三齡今我神武帥暫住必速咩似非擬人必於其倫之義蓋仲宣時為操軍謀榮酒則亦無所不至矣老杜兩詩云、紫崖奔処黒白鳥菊邊明而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之句似之贈王侍御云曉嘗工進淚秋月解陽神而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之句似之殆是同一機軸也

孟郊詩云、借車載家具、二女於車借者莫憚指貧窮何足嗟可見其素窶後有詩云、窮秋已零落私儲常恐多是古人恐富求帰之義則貧亦何足恠柱梭郊為溧陽尉縣有投金瀬平陵墟林蕭翦翦郊性柔真閒曹務都廢至遺偃尉代之而今其半年則安得有私儲哉退之贈郊詩云、隨西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辭巢暦且欲分賢愚蓋言貧者文史之樂賢於富者笙竽之樂也

韻語陽秋巻四

韻語陽秋卷第五

永和中王羲之修禊事于會稽山陰之蘭亭群賢畢至少長咸集序
以謂出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則當時篇咏
之傳可致也今觀羲之謝安謝萬孫綽孫統王椒之凝之兄之徽
之徐豐之皇之表嗣之十有一人四言五言詩各一首王豐之元之縕
之漠之景云花苗庾虞說魏滂謝繹庾蕴孫嗣曹茂之華平十有五
人或四言或五言各一首王獻之謝瑰卞迪阜髦羊模孔熾刘密
虞谷劳夷后綿花眷謝藤王儀吕系吕本曹礼十有六人詩各不
成罰酒三觥謝安詩曰方殊混一象安汝尧彭殤而羲之序乃以
為一死生為虚誕齊彭殤為妄作蓋及謝安一時之語而或者遂
以為未達此特未見當時羲之之詩尔其五言曰仰視碧天際俯
瞰緑水濱寥闊無厓觀寫目理自得大矣皓功化羲殊莫不均群
籟生參差適我無非親此詩則豈未達者耶史載獻之嘗与兄徽
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故知之今王氏之父子昆季皆集
而獻之詩獨不成豈亦吉人之詞寡耶景祐中會稽太守蒋堂修
永和故事掌有詩云一泓西園曲水考水處終日會稽幾多詩
筆無停緩不似當年有罰觥(觥)益謂獻之未甞也

小有佳吉人之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今王氏之父子昆季皆集
而獻之詩独不成豈亦吉人之詞寡耶景祐中會稽太守蒋堂修
永和故事掌有詩云一泓西園曲水考水處終日會稽幾多詩
筆無停緩不似當年有罰觥(觥)益謂獻之未甞也

正觀中尚某求杜若勅下度支者即判送坊別蔗之本別曹官判云
坊別不出杜若應讀謝朓詩揖芙人耶予觀屈平九歌曰采芳洲兮杜若謝朓詩乃用九歌語晋
書天文志郎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依烏郎府是也曹官徒知謝
朓詩而不知有九歌徒知郎官上應列宿不知北二十八宿也

列禹錫嘉話録云作詩棒韻須要有出所近欲押一錫字六經中無
此字唯周禮吹箫處注有此字終不敢押予按禹錫歷陽書事詩
云湖魚香勝肉官酒重於錫則何嘗按六經所出耶

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刘白墮善釀酒盛暑曝之日中經旬不壞當
時謂之鶴觴白隨又人名子瞻詩云独有江渠傾白墮石林避暑

錄云別以白墮為酒則醋浸曹公湯爵右軍可也予按文選魏武帝短歌行云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亦作酒人而選詩遂以為酒用東坡豈祖是耶

會稽臨安金陵三郡皆有東山俱傳以為謝安推乃妓之所按謝安本傳初安石宴屐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遊處後召不至遂栖遲東山唐裴是與呂渭水鑑湖聯句有與裏還尋載東山更問東此會稽之東山也本傳又云安石常性臨安山中坐石嘗臨深谷悠然嘆曰此與伯夷何遠今餘杭縣有東山東坡有遊餘杭東西岩詩注云即謝安東山所謂独携縹緲人来上東西山者是也此之東山也本傳又謂及登台輔出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游集今土山在建康　元縣崇　建康事迹云安石於此擬會稽之東山亦号東山此金陵之東山也李白有憶東山二絶云不向東山久蕃薇幾度花白雲空自散明月落誰家我今携謝妓長嘯絶人群欲報東山客閒閨掃白雲不知所賦者何處之東

山陳軒錄此詩於金陵集中將別有所投神南史載宋刘勔经始鍾嶺以為栖息亦号東山金陵遂有兩東山矣

羊舒子鎮襄陽嘗与従事郎湛登峴山眺然有湮没無聞之歎峴山亦因是以傳古今名賢賦咏多矣吳與東陽二郡亦有峴山吳與峴山去城三里有季鷹之筆注尊為東坡守吳與日嘗登此山有詩云苦水如漢水鱸亦鴨頭春吳與勝襄陽万石浮清冥我非羊舒子愧此峴山亭悲傷意則同歲月如流星湛輩何足道當以憩自飲東陽峴山去東陽縣亦三里旧名三丘山宋齊仲文素有時望自謂必登台輔忽慕東陽太守意甚不樂嘗登此山悵然流涕郡人愛之如襄陽之於羊子因名峴山二峰相峙有東峴西峴唐宝曆中縣令于與宗結亭其下名曰涵碧刘禹錫有詩云新開潭洞花仙府遠客丹書到雍州即此所也

荊公以詩賦決科而深不樂詩賦試院中立絶其一云少年操筆事庭予墨文章頗自輕聖世選才終日賦白頭来此試諸生按作詳

定官、沒有詩云、童子常誇作賦工、暮年羞愧有揚雄、當年賜帛優未今日論才將相中、細甚客卿同筆墨、畢於尔雅注魚蟲、炎漢家故事真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懇寧四年既預政、遂罷詩賦支以經義取士、蓋平日之者也、元祐五年侍御史列弊未謂治經者專守一家、而略諸儒傳記之說、學為文者惟務訓釈而不知老律体要之詞、遂沒用詩賦治平初、以詩賦為元祐學漸復罷之、改和中遂著於令、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畏憚者至不敢作、詩時張芸叟有詩云、廿年辛苦校虫魚、晚嵐彫盡取壯夫、自是諸生猶賀気、果然繁沿尽驅除、酒間李杜皆投筆、地下班揚亦引車、唯有少陵頑鈍吏、靜中唫拗白鬚鬚、蓋芸叟自謂也、

韓愈自監察御史貶連州山陽令、所坐之因、傳記各異、唐書本傳謂上疏論宮市、真宗怒故貶李鄘行狀謂為幸臣所惡故貶皇甫堤作神道碑謂元元十九年関中旱飢公借寛民徭予改者惡之故貶、按文公集宮市之疏不作、而文公歷官記及年譜以謂京師旱、民飢詔罰祖半、有司征求及急、愈与同列上疏　狀為幸臣所讒、幸臣者李実也、予考退之自朗山移江陵詩云、孤臣昔放逐臣血、追徙乏汗漫不省識恍如度桴浮或自荊上流、（疏）豈其由則所坐之因、退之猶叙之也、集中有上京兆李実出盛称其能曰、愈来京師所見云、卿大臣未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又云、

年以来不雨者百餘日、雅不入土、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老奸宿賊、銷縮摧慴、曹ゝ百余言皆叙其敦慕之意、其後実出為花州又有書云、愈於久故、遊従之中、蒙恩奨知、遇最厚、每与比者、愈既為実所讒、不應此書、筆ゝ如是、及観江陵途中詩云、同官尽才俊、偏善柳子刘、戒慮語言泄、仍之落寛雖、又岳陽別竇司直云、愛才不擇行、触事得讒訪、前年出官日、奸禍最毎妄、又和張十一憶昨内云、仍丈未揃崖州、儻虫得赦宥、嘗愁猜、近者三苏悲破碎、羽窟世応幽黄、能眼中ゝ見、即國知有帰日、眉方開、又有　西行以快仍文之貶、甚未云、即官清要為世称、荒群僻野嗟可矜、臭書

目見乖妄徵嗟亦吠性室為懲則知陽山之貶之如佳文之力而
刘柳下　為矣非為李實而讒也
長芙四年退之為吏部侍郎薨於靜安里第李翺行狀載屬纊之語
云伯兄捴行高曉方藥年　某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
嵐且穫終於臚下年不矢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翺祭文曰
人心樂生皆惡其兄之在病臚則奔其終哪化以尽靡感于中張
籍祭詩亦云公有曠遠識生死為一網及當臨終辰意包亦荒
贈我珠玉言儼然委禽裳羔盖其聰明之所照了慮力之所成孰故
於生死之際超然如此宜室家載戚猶脊膂四世与韓氏為仇神
人以帝命台公卦車愈曰臣頑烃大王討之未幾而愈卒公神道
墓誌行狀俱不載而心見於小說者如此豈東坡所謂其生也有
自来其死也有所為乎李肇國史補謂愈登花山絶頂度不可返
至於蒼茫慟哭今觀易簀之際神色不乱如此不應於此而至於
蒼茫慟哭也

韓偓香奩集百篇皆艷詞也況存中筆談云乃和凝所作凝浮艳
其少作故嫁名於韓偓尔今觀香奩集有無題詩序云某辛酉歲
戲作無題詩十四如類故奉常王公內翰吴融舍人金狐渙相次屬
和是歲十月末一旦兵起逋駕西狩文藁咸棄丙寅歲在福建有
籓瞱以藁見投得無題詩目追味旧詩剔忘甚多爭柰唐書韓偓
傳偓嘗与崔嗣宗策謀刘季述昭宗反正偓為功臣与金狐渙同為
中書舍人甚排韓全誨朱劫帝西幸偓衣追及鄠見帝慟哭至鳳
翔遷兵部侍郎天祐二年擊其族依王審知而卒以記運圖考之
辛酉乃昭宗天復元年丙寅乃哀帝天祐二年其序所謂丙寅歲
在福建有籓瞱投其藁則亦依王審知之時也誉之於偓与序無
一不合者則此集韓偓所作無疑而筆談以為和凝嫁名於偓特
未考其詳尔筆談云偓又有詩百篇在其四世孫奕見之豈非所
謂旧詩之剔忘者乎

石林詩話載元豐间東坡繫獄神宗本無意罪之時相因舉載梅詩

根至九宗每曲處世間唯有墊龍知且云陸不龍飛在天載以為
不知已而求知地下之墊龍非不吕何得童子厚捉而解之遂薄
其罪而王定國見聞錄云東坡在黃州時上欲汲用王禹玉以歲
寒惟有墊龍知激怒上意童子厚力解遂釈予觀東坡自獄中出
与童子厚書云某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一二数平時惟子厚与
子由相知及汲汲苦某強狠自以為然又云異時相識但過
相称誉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雖無汲相哀者唯子厚平居遺我以
某石及困急又有以救卹之真与世俗畢矣則知被繫獄時子厚
救解之力為多石林詩話不妄也
世言團茶始於丁晉公前此未有也芸歷中茶君謨為福建漕更製
小團以充歲貢元豐初下建劉又製密雲龍以献其品高於小
團而其製益精矣曾文昭所謂蒼陽学士蓬萊仙裁成月窟飛上
天又云密雲新樣花可表名出元豐聖天子是也唐陸羽茶経於
建茶尚云未詳而當時独貴陽羨茶歲貢特盛茶山居湖常二州
之間吮貢則兩守相會山林有境會亭基尚存盧仝謝孟諫議詩
云天子須嘗陽羨茶百中不敢先開花是也然又云開緘宛見諫
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而團茶已見於此尚時李郢茶山焙歌云
蒸之馥之香勝梅研膏架動壑如雷茶成拜表貢天子羣人爭喊
春山催觀研膏之句則知當為團茶無疑自建茶入貢陽
研膏祇謂之草茶而已
張籍韋處厚韓愈排釈老不別着書而愈以謂化當世莫別口傳来世
莫別書懼吾力未至二之未能也請待五大十並振為之外集有
愈答侯生論語書云昔注解其書不敢過求其意距聖人之旨而
合之愈既死籍条侍有魯論未究注手迹今散落則知愈晚年嘗
注論語未成而絶筆小說載愈子祖為集賢校理有全根之悞則
未必能卒父業所望者籍隠董尔籍条侍曰為文先見美又云公
比欲為書遺約有修章愈将死亦諭理曰死能令我鄙所以不磨
滅者惟子是屬則所望於二公至矣惜乎此書不全也

東坡与子由論書云、吾虽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當謂不
学可、故其子姓黨跋云書云、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
大至剛之気、發於胸中而應之以手、故不見其有刻画姚媚之態、
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表二王書、晚乃表顏平原、故
時有　豕瓜気、俗子不知妄謂学徐浩陋矣、觀此則知初未嘗
規規然出於翰墨積習也、

陳后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極其花靡、后主与張麗花、孔貴妃、各
居其一、与押宝賦詩互相贈答、采其艷靡者、被以新声、奏淫極矣、
隋克建城、后主与張孔坐視無計、俛入井、所謂臙脂井是也、楊
脩詩云、擒虎従来不絶、寺僧頗厭苦之、張芸叟
有篆書戒勒云云、数字真它欲刻甚多、性之漫滅、不可攻、寺即景
陽宮故地也、以井在焉、好事者指来不絶、寺僧頗厭苦之、張芸叟
嘗有詩戲僧云、不及馬嵬襪猶在、致笑金
槃天以長楸二年自中書舍人為杭州刺史、冬十月至治、時仍服緋、
故遊恩德寺詩序云、俯視朱紱、卿尹雲有愧於心、及観自嗟詩
云、実事漸銷虛事在、銀魚金帯遺腰光、戊申詠懐云、縈沍丹掌皆
拄手、赤紱金章尽可身、以今観之、金帯不應用銀魚而金章不應
用赤紱、人皆以為耄而不知唐制、今不同也、按唐制、紫為三品
之服、緋為四品之服、淺緋為五品之服、各服金帯、又制衣紫去魚
袋、以金飾、衣緋者魚袋、以銀飾、樂天時為五品、淺緋金帯佩銀魚
宣矣、刘長卿　表節中表章服詩云、手詔来遂上腰金向彩廊、勛
名傳旧閣、踏葬著新衣、即中亦是五品、故其　章与樂天同、
杜甫累不第、天寶十三載、明皇　朝献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
帝奇之、使侍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故有贈集賢崔于二学士、
詩云、昭代将垂白、金龍乃叶期、気衡星象表、詞感帝王尊、天老書

題目表官秩讨论倚风遗赐诗随小到龍門旧往傳希烈章見素
為宰相而崔圆輔于休烈為賦皆集賢院学士也故末句云謬称三
賦在雅述二公恩可謂不於藻鑑之重者矣按唐史曼威傳希烈
為相至八月見素代之而甫集有上見素詩云持衡留藻鑑聽履
上星辰則甫之文乃為見素所賞非希烈也
世人论渊明自永初以後不称年号祇称甲子与愚悦所论不同観
渊明讀史九章真阙皆有深意其九章七如夷齊箕子魯二儒
三箴夷齊云天人革命絶景窮居正凡淺俗爰感懦夫箕子云去
卿之感猶有遲之矧伊代謝觸物皆非魯二儒云易代随時迷変
則愚介之别人特為正矣由是観之則渊明委身蓬荜甘黔婁之
貧而不自悔者豈非以耻事二姓而然耶
漢文欲輕刑而及重議者以謂失本惠而傷吾仁固也或又咎帝短
喪為傷於孝予観遺詔率皆言為己損制未嘗使士庶皆短喪也
顧後丞相翟方進与薛宣服母喪皆三十六日而除而顔師古注
云漢制自文帝遺詔国家遵以為常則咎不在文帝矣而王荆公
诗云輕刑死人衆長短生者偷仁孝自此薄哀哉不能謀輕刑死
人庶則雷然矣短長生者偷則似未必然也

韻語陽秋卷第十

老杜生於大曆五年享年五十九當生於先天元年觀其獻大礼賦表云臣生堕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以此推之天宝十載始及四十則是獻大礼賦當在天宝十三載也本傳以謂天宝十三載曰獻三賦帝奇之侍制集賢院誤矣其後又進西嶽賦序云上既封大山之後三十年則是進西嶽賦在天宝十三載也老杜有贈獻納使始及三十年乙丑封大山至天宝十三年甲午按史開元十三年乙丑封大山至天宝十三載田舍人侍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隨青瑣闥晴窗点検白雲篇末句云楊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其云更有河東賦當是再獻西嶽賦時也

李白古風云燕昭延郭隗遂築黄金臺劇辛方趙至雛衍渡齊来亨考史記不載黄金臺之止云昭王為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孔文舉与曹公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隗亦不着黄金之名上谷群圖經乃云黄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遂因以為名皇甫松有黄金臺詩云燕相謀在茲積金黄巍巍上有欲何顔使我千載悲其跡尚可得而考也

陳子昂感遇詩云樂羊為魏相食子徇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又曰吾聞中山相乃屠放麑翁孤獃猶不忍況以事君致一則忍於其子一則不忍於麑故魯直懷荊公詩有啜羹不如放麑樂羊終愧己西陳每已啓亦用此事所謂中山之相仁於放麑乱世之雄程於食子是也然屬於秦西已七孟孫也非中山相也子昂徒見樂羊中山事遂誤作孟孫用每已亦遂襲之魯直以西已為巴西誤矣

何彼穠矣之詩美王姬而作也周姬姓故皇女皆称姬如陳嬀林之芊舜姜之類是也后世凡婦人皆称姬誤矣南朝人士皆謂姬人如蕭綸見姬人詩所謂狂夫不知妾随意晚還家劉孝綽詠姬人未出詩所謂帷開見叙影簾動聞釧色梁王僧孺為姬人怨詩所謂還君与妾扇飯妾与君裘江揔為姬人怨服某詩所謂妾家邯

鄭好輕薄特忽仙童一凡某是也

聖祖上字嫌名書如列懸者宮架也別別縣之縣古別每宅音嘗觀顏延之侍皇太子釈奠宴詩曰獻終襲吉即嘗庶醻堂設象造庭宿金縣沉約侍宴詩曰回鑒釈爵挹金委奠肆士辨儀晉人掌縣二人押韻皆作列縣之縣用何耶況佺朝哭蘇眉列詩云家愛方体桥皇慈更徹縣則當作平声押

韓退之詩曰蛇騶二十五玉逸序天間亦曰屈原凡二十五篇今楚詞所載二十三篇而已豈非并九辨大招而為二十五乎九辨者宋玉所作非屈原也今楚詞之目雖以是篇併註屈宋然九辨之序正称屈原弟子宋玉所作大招蓋屈原文而或云謂景差作別以宋十六矣不知退之玉逸之言何所據耶

東坡詩云五奴絃索花奴手玉奴謂楊妃也花奴謂汝陽王璡也及觀和楊公濟梅花詩乃云玉奴終不負東昏何耶案南史東昏妃瑤玉兒當是筆誤云

近世作文者多以縈荷囊作侍從事用如宋景文詩所謂榮觀聳麟旅賦筆助荷囊之類承襲而用者非一而不知其誤也按晋書輿服志云文武百官皆有囊綬八座尚書則荷縈以生縈為紵囊緻之服外加於左肩則所謂荷縈者非芰荷之荷乃負荷之荷也南史載周捨嘗列省曰着縈荷囊相傳云挈囊意何所出省曰張安道侍云持囊簪筆事事孝武帝故事十年注曰橐囊也蓋人皆見南史有着縈荷橐四字遂作一句讀之殊未知晋書荷縈之義也

元結刺道州承兵賦之後征率煩重民不堪命作春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风吾欲采此詩以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余万緡曰之流止尽歸乃知貢者所有不特空言而已

王儉少年以宰相自命嘗有詩云褥契唐虞伊呂儗稷契唐虞伊呂儗商周又字其子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至其孫訓亦作詩云且顧康世功蕭曹佐此俗大率追儉之意而為之按官亦至侍中

玉痛屈原而作九辨則招魂亦當在屈原所着之数當為二

史載宋之問丹祖雍並賜死於桂州之問得治罪　不引史祖雍請
於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決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悖不能處家
事及考之文集有　云兄穷遠謫居妻子咸異域則之問赴
貶　子行也又有蒙蘇別及貽別二詩二別皆在桂州三南
則賜死之地非桂州明矣豈史之誤欤
黃魯直詩云世有推心學取咲如東施梅聖俞云曲眉不想西施樣
餓腹還思二子清太平寰宇記載西施事云施真姓也是時有東
施家西施家故李太白效古云自古有秀色西施与東傳而東坡
代人留別詩乃云絳蠟燒殘玉箸飛雛歌喝撒義行啼它年一舸
鴟夷去應記儂家旧姓西似与寰宇記所言不同豈為韻所牽耶
杜子美柏仲允除官制詩旧注以為柏耆又以為西京按杜詩云於
然喪亂際見此空李門罕中景亦甚柏氏功尚存三止錦江湧独
清玉壘昏當兌有功於罗者方是時陸子億及於上元徐知道及
於宝應而西節為功則是西京無疑矣杜集又有

柏学士茅屋柏大兄弟山居詩諸者皆以謂西京之居然詩中殊
不及功名之事皆但称其為学讀書尔茅屋云古人已用三冬足
每廿今閑義枣饒山居云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乾是功別立
功之矣

張籍居韓門弟子之列又以愈薦為国子博士東坡所謂汗漫籍走
且僵滅没倒景不可望者而籍作愈牵詩乃云公文為時師我亦
有徵色而坂之学者或号為韓張何耶
張籍送區弘詩云韓公国大賢道德共已闡韓出為陽山尔區来趨
奔韓官迁法曹子随至荊門韓入為博士崎嶇從羈臨觀其遊從
之久乾得於韓者深也然考文章議論之際乃不得与籍湜之列
何耶韓集有區弘南歸詩云我迁于南日周闻来見者衆莫依佛
爰有區子攀輝觀以嘉訓或違違我念前人譬莽菲莪以升升
引纆徵雖有不逮驅馳觀此教語則韓公垂以師道自任而區
受道之質蓋有所未至也其悟又勉之以行云而直勿脂章業成

志立来傾二其海之者至笑集中又有画毋序韓文辨後云毋即
弘也未知孰是
韓退之双鳥詩多不能曉或者謂其詩有不停兩鳥吟有物皆生然
不停兩鳥鳴大化失九疇周公不為公孔子不為丘之句遂得排
釈老而作其実非也予云一鳥巣岩幽陵云天公抵兩鳥各提一
如因則豈謂釈老耶案韓歐集攷東坡作李白画像詩云天公戯兩鳥各提一
一區謫仙非謫乃真遊揮作八極隘九州化為二鳥鳴相酬一鳴
一息三千秋縻之不得矧肯求則知所謂双鳥者退之与孟郊輩
不所謂不停兩鳥鳴小語乃雷公告天公之言甚其辞以謂二鳥
尔為誠帝退之自謂為岩幽謂孟郊輩也谷提一履禁之因止言
韓孟各居天一方尔未云遥当三千秋更起鳴相酬謂賢者不當
終否當有行真言者
李白贈崔侍御詩云黄河三尺鯉本在孟津居点額不成龍帰来伴
凡鳥何當去東使再性白相如二盖自謂也観此則白不可謂
無心於仕進者然當時慢侮力士略不為身禍旋致貶逐而曽不
悔使其欲仕之心切必不如是先是蕭廷為益別長史見白異之
曰吾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学可比相如故白詩中毎以相如自比
贈従弟之遥曰漢家天子驷馬赤車罗道迓相如自漢陽病酒
帰回聖主遠聽子虚賦相如却欲論文章贈張鎬四十五観音書
作賦凌相如白自比為相如非止一詩也
杜子美寵称元結春陵行並賦退掾示官吏二詩云兩章秋水一
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淳朴憶天庭又云今盗賦未息得結輩数
十公落々並参錯為天下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盖非専称其
文也至於李義山乃謂次山之作以自然為祖以元気為根毎乃
過乎秦少游漫記詩云字偕花星章對月漏泄元気煩揮毫盖用
子美義山語也
西京雑記載司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為妾阜文君作白頭吟以自
絶相如乃正楽府詩集謂白頭吟者疾人以新間旧不能至白首

故以為名余觀張籍白頭吟者春天百草秋始衰棄我不待白頭時羅襦玉珥包未暗今朝已道不相宜李白白頭吟云妾有秦樓鏡照井勝照心願持照斬人双鬢可怜影其語感人深矣至列李矣(東)矣作白頭吟乃云寄云金盛紅顏子欲怜半死白頭翁白氏真可憐伊惜紅顏美少年則是云男為女所棄而作与文君白頭吟之本意異矣

老杜當于戈強虐之時間関秦隴負薪採掇鋪糒不給困竭極矣自入罥依麦武始有茅堂之居觀其經営生来之苦鋪載於詩皆可考也其曰羌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者云地也經営上元始新乎室應年春言其時也雪裏江船渡風前竹徑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回汀者言其景物也至於茅堂壓西面校林非子誰復見幽深則是檻木於何如府之詩也茅堂又花今欲載不可緑李与黄梅則乞果載於徐州之詩也王侍御攜酒茅堂則喜而為詩曰故人能領客攜酒重相看王錄事許茅堂賛不到則戲而為詩曰為嘖王錄事不寄茅堂賛蓋其流離貧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曰人而朱也其経営之勤如此然未及黙突避成都之乱入梓居閬其以則未嘗一日不在茅堂也遣弟捡校茅堂則曰鵝鴨宜長数栄荊莫浪風寄杖茅堂則曰尚念四小松蔓茅易拘纏送葦即帰成都則曰為問南渓竹拙稍合過墻筐中窘叢武則曰常苦泥崩損茅檻也泛江攲茆凡湍每致意如此及成都乱定再依叢武為節度參謀復帰茅堂則曰不忍竟抡地復来薙蓁入門四松在歩蝶羣(竹)疎則其表可知矣未幾叢武卒僖僥無依復抡之而去以史及公詩攷之茅堂新乎抡之初而永泰之年四月叢武卒是年秋公寓夔州雲安賊有茅堂矣既始秖得四載而其前居梓閬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者也則安居茅堂者僅閲歲而已其紀居腹與之適不是以償其経営生来之労可謂一世之罵名也無自唐至今已数百歳而茅堂之名与其山川草木皆同公詩以為不朽之傳蓋以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

解退之作李干墓誌云余不知服食之说自何起杀人不可计而幕尚之益玉除死乃悔甚为而退之乃自踏之以至於死白乐天所谓退之服硫黄一病说不实是也陳佑山作嗟哉行云張生服石为石奴下漆上乳如湯鳥韓子作詰還自屠白矣未竟人後吁益为此也然乐天与邢部李侍郎诗云金丹同学却无益妒女丹砂烧則飛則乐天深知服食之无驗真告以身试 以自斃乎則自笑亦竟人後吁之句未必然尔山谷在貶所黄公亮有書勸其勿服金石某山谷報云公亮庭根在房乃不可恰食庭坚服之如晴雲之在川谷安得有霹靂火也則知服金石者无當辟谷彩白黛緑之輩或者用以資色力真斃宜哉

韻語陽秋卷第六

韻語陽秋卷第七

杜牧張祜皆有春申君挽句杜曰烈士思酬国士恩春申誰与使冤魂三千賓客搖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園張祜云薄俗何心識感恩諂容早迹私君門表甲還道三千客寂寞無人殺李園二詩語意大相似鳴呼朱英之云尽矣而春申不能必用李園之計卒以春申不能預防春申之客衆矣而無一人為春申報李園者所以起二子之論也余示嘗有二絶云朱英意在強黃歇二如何弱李園一旦棘門奇禍作自貽伊戚向誰論又云先秦豈謂嬴為吕秦皆那知馬作牛不培春申亦如許敢憑宮掖妻邪謀

孔子謂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所謂及者继也非企及之及謂甯武之愚而後人不可继尔居乱世而愚則天下鋒芒將孰極焉屈原事楚懷王不得志則悲吟澤畔卒從彭城之居究為初心安知極世之意不得伸而至於是乎賈生謫長沙作渡湘水為賦以弔之可遭之時出与原不同益亦

原之處也、白樂天詠史詩乃謂士生一代、誰不有浮沉、良時真可借、亂世何足欽、乃知阮籍猥、未抵長沙深、信如樂天言、則是以亂世為不足極也、可乎、議者謂、宣所欲為、文帝不能用者、以緯灌、康陽之屠滅之尔、故宣之賦有云、鎮鄴為鈍劒、刀為銘幹棄周斯、室康瓠笑觀蚊是有憾於緯灌東陽著出然動也、嬰也、皆素有長者之義、必不肯害賢而利己、楚漢春秋別有緯灌嘗真是耶、李太白至郎鄧登塹楊詩云、提携襜中兒、抃曰及程嬰、室孤兒、歐曰及必死耀丹誠、是有取於二子真重襜中兒謂趙武也、然司馬遷作趙晉二世家自相矛楯、左氏所書又復不同、將何以取信於後也耶、晉世家之說曰、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令庶子武為後趙也、家之說曰、景公三年、屠岸賈攻殺趙朔趙括、朔之友人程嬰、匿趙武於山中、至十五年、景公有疾、立趙武、在氏之說曰、魯成公八年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蓄于公宮、以真田与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

友真田櫻成公八年、即晉景公十七年也、或云、匿武於山中、或云、蓄於宮中、或云十五年而後立、或云未踰月而立、武皆未知所據也、

陽城德行道義為士林之所敬服、德宗以錄印赤紱起于隱逸、驟拜諫官、可謂貴且遇矣、故學生劉貞之同摘辞而煩德、可以知其賢不誣也、然韓退之諫臣論乃極口貶之、何哉、其言曰、今陽子實一匹夫、在諫位不為不久、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觀政之得失、若越人之視秦人之肥瘠、而真官則曰、諫議也、問真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此乎、考之本傳、以謂它諫官論事、苛細帝厭苦、城漫扉得失、且熟猶未肯言、客屢諫之、亦醉以酒、而不答、蓋其意有所得也、至憲宗遂陞贊、欲相裴延齡、石城伏蒲之疏、始上、迄爭銀至累日不解、故元徵之序云、正元云暮朝有曲如鉤飛章八九上、皆若珠暗投、旦日事不止、及諫諍言不休、而白樂天而云、陽城為諫議以西事真君真手、如屈軼舉必

指佞臣辛使不仁者不得秉國鈞柳子厚亦云抗志厉義直道是陳蓋退之諫論乃在正裴延齡為相之別而二子以義之言乃在陽城極諫之後矣

唐明皇以英毓身致極治以蒞海内有如明皇者鄭毅夫詩云四海不揺草九重嚴禍根十年徼幸蘇一笑破乾坤蓋是意也開元之盛能致兵寢刑措之治而實姚宋輔政之功明皇可以無私矣三四年遍使南位及李林甫用事盤旋纠固至十八九年敗国蠹賢無所不至猶以為未足也晚年頽力士曰海内無事朕將吐納巢引以天下事付林甫天下安得而不乱乎

宋之問方諂事太平公主則為賦以美之曰學黄一之秀彩發世之淳及安樂公主權盛後性諧結宴飲其園亭為詩以美之曰賓客星槎落仙来月宇珠梁翻賀燕金堤倚晴空蕤傾既露甚而逐生而太平不樂矣蓋張仲之家而告其私想以贖罪之何亦合當戴髮冠所為何至如是乎

張均張垍兄弟承襲父蔭致位發近皆自員文材觀覦端揆昵望欲相均而柳於李林甫欲相垍而奪於楊国忠自此各懷觖望安祿山盜國垍相祿山而垍亦受偽命肅宗反正兄弟各論死非房琯力救豈能免乎老杜贈均詩云通籍逾耆舊享儲照鬢涅吴虬傳夕箭啼烏散霜蹄云均為中書舍人刑部尚書時也贈均詩云翰林通輦轂盖鮪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宫中漢客星言均尚寧親公主禁中置宅時也二人恩寵如是則馭国當如何而乃覆乱天理下比逆賊友噬其主史豈人類也哉

晉盧諶先為刘琨從事中郎將琨亦諶為別駕故諶荅諶詩云情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擢此秋棘言諶弃己而就匹碑也廢興現命箕澹攻石勒一軍皆沒由是窓戮不能自守乃率部赴匹碑繼為匹碑所拘知其必死矣豈無望於諶哉視再贈諶云朱実頽勁凡繁英落素秋伝意百諫剛化為繞柏桑其詩託

意欲以激德而收其急而德殊不領也現既被害德始上表以雪
其冤終亦何所補耶
五王之誅二張也張柬之啓其謀且彥範任其事敬暉崔元暐表怨
已各劾其刀坐使天后還政中宗即祚所謂取日虞淵洗光咸池
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者誠為社稷之奇鄭然尚有可恨者焉隣季
昶勸除武三思而彥範乃謂如杭上肉留為天子籍手彥範輩豈
不知中宇非剛斷之主乎彼之意以謂三思方蓝乱韋氏而中宇
屢懦一睡其所為苟誅三思必不利於己故不肯誅耳不旋踵而
自罹惟殺身之禍實自取之也張文潛云繫狗不繫首及雖理必然
智勇忽迷方脫匝授龍泉匣之薛季昶先事僅能言留禍落臨淄、
敗謀豈非天
漢成帝時張禹用事朱雲當上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斬佞臣一人
以厲其餘上問誰也雲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居下訕上罪死
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檻折曰臣願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如雲
者可謂空直有餘矣後世思其人而不可得則作為韻語以声其
美肅宗時元載用事故杜子美詩云千載如朱雲人至今折檻
空嶙峋武后時傅游藝用事故盧照隣詩云昔有平陵男姓朱名
何游願得斬馬劍先斬佞臣頭云當時之朝之士不能如雲以二
人之惡而告於上也若二人者苦使可信張禹矣暐膜之血足以
污尚方之劍乎宋景文云朱游矣氣凜生風濆死危言悟帝聪殿
檻不仆旌直諫安昌沉旧漢三公潔乎云佞如拔山也
漢史韓信 陳豨及有挈手步庭之戔且曰吾為公捉中起漢十年
豨果反高祖自將兵出張文潛曰方是時蕭相国居中而信欲以
烏合不教之兵捉中起以圖帝業雖使真愚必知無成信豈反出
此哉故真诗曰何待陳豨乃中起不思蕭相在成陽又一诗云平
生蕭相真知己何事還同女子謀則又責蕭相不為信辨者杜也
余觀班史呂后与蕭相国謀詐令人捉帝所来称赫已破群臣皆
賀相国紿信曰出病愈入賀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則斬信者相

國計也縱使其柱相國其肯為辭之哉信死則劉氏安不死則劉氏危相國豈肯以平日相善之故而悞社稷大計乎文潛得有一絶云登壇一日別群雄鍾室倉皇念蒯通能用能謀誰計策嗟君終日妮蕭公

韻語陽秋卷第七

韻語陽秋卷第八

藺武李陵在武帝時同時侍中金華之筵素蒿武拘於匈奴明年而陵始降雖迫順之勢殊悲歡之情異然朋友之誼此心常炯炯也觀陵海上勸武使降之言非不切至而武之所以告陵者不過明吾忠義之心而已而未嘗一語及陵之叛若告衛律者則不然盡辭詬詈唾之於不容不容之科而此以節義臨之幾使西死此亦可以見於陵原也陵武得海陵置酒賀武曰今日下還匈揚名於匈奴功published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故李太白藺武詩云渴飲月窟冰飢餐天山雪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別意把李陵衣相看淚武無盖亦是意尔

張祐觀秋梁公傳詩云失運席陵厄栗時武后尊五丁扶造化一柱正乾坤而山谷有鄴陂橫流碪柱扈口活國宗臣之句可謂善論仁傑者余謂仁傑不畏武后羅織之獄三族之夷渝犯逆鱗敢心盧陵王為清有北特天資空義亦以先得武后之心故也旦張易之昌宗

之昌宗伯之嬖臣也欲歸庐陵事大體重非二嬖之云后孰信之
吉頊能以危言撼二嬖陳易吊為賀之計故二嬖悅容以請而后
意遂定於是仁傑之訴得行卒之遺徐彦伯述庐陵王於房州者
由仁傑之言也故史稱吕温之言称之曰取曰虞閎先成池潜
棲五於夾之以飛鳴呼仁傑真空且賢哉案仁傑仍始后欲立武
三思而李昭德沮傳乃云洛陽人王慶之請以武氏嗣為皇太子昭
德力爭令考三思本傳不載為望太子之說而亦嗣傳云洛州人
請立承嗣為皇太子岭長倩格輔元皆爭不從而不及昭德豈有
抵牾耶

漢元帝時洪恭石顯用事京房刘向皆深嫉之嘗上書力詆蓋蕙藉
冰炭不能以共外理之必然也然房欲淮陽王為己助代王作求
朝奏章向令外親上疏謂小人在朝以致地動雖嫉惡之心切然
於空實亦少貶矣使二子果輸空於漢當明目張膽論至再三可
也何瞻為身謀而倾之於他人哉故荊公詩云京房刘尚名称忠

詔獄當年亟自窮畢竟論心異恭顯不妨迷国略相同援之論人
物者儻取其心而略其迹則善矣

東漢李固空直鯁亮志在許国不為身謀爭立清河遂忤梁冀以致
身是異處當時有梗鉄上章先牧周尸汝用郭亮在有星内至汚
守衛尸喪如陳留揚羌者亦可見固以空獲罪矣唐李花賛觀黨
銅傳梅福悲之且作詩曰古憤襄城野斜逕棱秋阪況不禁樵
采莽莎每子送鳴呼出不能保其身死又不能保其嬴骨之地天
之不相善人何至是耶梅聖俞詩曰漢家誅黨人誰与李杜死
者有范滂其母為之哀之死名愈章生榮同犬豕故史臣以胡廣
趙戒為糞土而馬融真犬豕哉司馬遷　江淮汶泗之境神全
匿石宣之書石作史記上下數千年貫如日視可謂孤拔　遭李
陵之敗不肯引決而甘腐刑者实欲効　悦經之書以極憤排
故荊公诗云嗟子刀鋸閒悠然止而食成書与後世憤排聊自快
觀史記評　於范雖摯澤則曰二子不相見鳥能激乎於李布

則曰彼自負才故受摩而不屑於虞卿則曰非窮愁則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伍員則曰隱忍心就功名至於作貨殖游俠二傳則以家貧不能自贖左右親戚不為一言而寄意焉則荊公欷歔之言非虛發也

老杜高自称許有乃祖之风上書明皇云后之述作沉鬱頓挫揚雄枚皐可企及也壯遊詩自比於崔魏班揚又云气劘屈賈墨目短曹列墻贈韋左丞則曰賦料扶甫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豈自比穆奚而無耶至云上感九廟焚下悯羣民瘡新時伏青蒲廷爭守御床其空亦可嘉矣

文選載王粲公讌詩注云侍曹操宴也操未為天子故云公讌身操以建安十八年春受魏公九錫之命公知衆情未順終其身不敢称尊而粲時已有願我賢主人乎天享巍巍之怙則粲豈後有心於漢耶粲常說列表之子琮曰曹公人傑也將軍炎甲倒戈以歸曹公長福祚義全之策也厥後操以粲為軍祿參酒刈以服心委之矣

陸希声隱居宜興君陽山今金沙寺其故宅也自著君陽山記敘其景物亭館如輞川尚可得其髣髴初僧誉光泛希声授筆法繼以善書得韋於昭宗希声祈使授已以詩寄之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裴旻須自愛莫教顧陸擅風塵自序其書法不亀手應念江湖泮渙人遂得名隱操蓋不足觀也嘗着易傳十卷觀其自序以謂孚在大河之陽有三人偃卧東是上伏犧中文王下孔子也以易道畀予遂悟八卦小成之位負之象數有如符契且云今年四十有七已及聖人之年於是作易傳以授門人崔徽王賛之徒後自為注今觀其書無可取者而怙諓如此其人亦可知後避雒死於道路蓋不能終君陽之居也

荊公作商鞅詩云今人未可非高鞅二能令政必行人或輕罵孔子論為君雖有曰如其善而莫予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予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蓋人君操生殺之權志在使人無違

於我其何所不至哉商鞅助秦為虐而乃称其使政必行何耶按又有謝安詩云謝公才業自超群誤長清談助世紛秦晉區區未云国可能王衍勝商君則知前篇有激而云前尔世人不知遂以為荊公真取商鞅可付一哄也

謝灵運在永嘉臨川作山水詩甚多性皆佳句然其人浮躁不羈亦何足道哉方景平天子踐祚灵運為秘書監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而王曇首王花尚名位踰文帝各為秘書監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而王曇首王花尚名位踰之意既不平多称疾不朝則每君之心已見於此時矣故以游放無度為有司所糾朝廷遣使収之灵運有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之泳竟不免東市之戮而白樂天乃謂謝公才廓寥与世不相遇壯志欝不用須有所洩洩於山水詩逸韻諧奇趣何也武帝文帝兩朝遇之甚厚内而卿監外而二千石亦不為不達矣豈可謂与世不相遇乎少之安知不至黄散而褊躁至是惜哉真作登石門詩云心契九秋餘目翫三春英居常以待終必以故安

雕不知挽壍之洩能如此耶五羊之既能待殁耶亦可謂心語相違矣

楊雄之迹曲諛新室議之者亦多矣此置而不論雄之心如何哉觀法言之書似未明手大旨也王荊公乃深許之何耶詩云寥寥雛鳥後於此独先奏又云儒者有陵夷此道窮千秋祇有一楊雄又云道真阮溺九流渾独訢類彼訐將源又云子雲平生人莫知乃独称其辞令尊子雲為皆足得子雲心亦無甚哉豈以聖人許雄也東坡謂雄以艱深之辞文淺易之説与公勇楢矣

宋彭城王義康忌檀道濟之功文帝疾動乃矯詔送廷尉誅之故時人歌云可怜白浮鳩杜殺檀江州當時人痛之蓋如此奈何王綱下移主威莫立洎魏軍至仍嵗勑登石頭以思之又何補哉刘灵得嘗過墓石悲之曰義里長城(檮杌)荒雲野草秋(萋)陵多士女猶唱白浮鳩蓋傷痛之深雖歷三百年猶不泯也

馬廿游嘗哀兄投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無下澤車卿

歎臣馬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瘼條但自苦尔故授在浪泊西
里當下潦上霧毒気薫蒸伸視飛鳧路ニ白水中之時輒思其言
以慰念廿游怙何可得也洎武陵五溪蛮作乱刘向軍没而授貪
進不出方且執鞭矍鑠被甲請行遂底盡頭之囲刘氏得経伏波
詩有一以功名累翻思馬廿游之句可謂名言矣盡瘁在武陵當
是之時為司馬徑歴故篇皃云爾ニ篁作下有謝上盡頭
西伯将出猟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覇王之輔於是
果遇太公於渭之陽我与倶来司馬遷之説也文王至磻溪見呂
尚釣ニ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検徳合于今昌来提此尚書大
伝之説也太公釣於谿泉天王将而王此呂不韋之説也呂望年
七十釣於渭滨初下得鯉刻脰得書ニ文曰呂望封於齊辞列向之説也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往乎来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歳若太公望則見而知之此孟子之
説也是数説者皆言天産英輔以興周蓋非碌ニ佐命主之可擬
也司馬遷乃擁彗而之論謂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招呂尚求
美女奇物献於紂而贖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招呂尚求
改紂豈所謂以待太公也哉政刑
活未遇時何異斯川老余此
詩云漢前何事赤従我変化神奇抵掌中莫道直鈎無所取渭川
一鈎得三公一以為鈎三公皆非故聖賢者
唐涵青李師道倚蔡為重称兵不軌洎蔡平師道乃始震慴憲宗命
裴行二篇以決李師道之死夫師道猖獗狂悖及噬其主人怨神
怒豈能居震載之中乎故受得云牙門大将有刘生夜半射落檣
槍星又云泰山沉刖六十年旅祭不饗生愁姻令逢聖君欲封禅
神使儀兵来助戦史刘悟本軍之将也方為師道七陽穀以當鋭
博乃倒戈以攻其主泰山木土之神也宜祐其地而乃以儀兵助
敵則人怨神怒可知矣将叛其君神叛其主豈非以此始者以此

者以此終乎天之所報速矣、

唐明皇時陳希烈為右相高適各有詩上之以陳為吉甫王房以李為傅說蕭何其比擬不倫如是陳詩云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遺迹堪自樂浩蕩信無憂則無意於依陳上李相詩云莫以才難用終朝善易聽未為門下客徒謝少微星則有意於于李案希烈傳李林甫薦朝以希烈柔易乃薦之共政則權在林甫而不在希烈故適不依陳而干李也

余觀漢父告屈原之語曰聖人不凝於物而能與世推移又云衆人皆愚何不漏其波衆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此与孔子和而不同之言何矣使屈原能聽其說安時處順寧得喪於度外安知不在聖賢之域而仕不得志猶急褊躁甘葬江魚之腹知命者皆如是乎故班固謂露才揚己急忮沉江列禦謂承彭咸之迹則者猶狹之者也揚雄謂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孟郊云三黜有偪色即非賢哲橫豫卻云道濶固命也何事葬江魚皆貶之也而張文潛獨以謂楚國芘二尽醉人獨醒唯有一吳均哺糟更使同流俗漢父由來亦不仁

讀詰陽秋卷卯八

徐師川詩云楚漢紛爭辯士憂東
項伯胡顏肯姓劉謂項伯籍之近族乃附劉而背項鄭君已為漢
臣乃違漢而思楚也余嘗論之曰方劉項之勢雌雄未決也其間
豈無容心狡詐之士首鼠兩端以視成敗而為身謀者乎項伯是
也其意以謂項氏得天下則吾嘗以宗族從軍畫策定計豈吾嘗
哉劉氏得天下則鴻門之貪吾嘗舞劍以蔽沛公矣廣武之會吾
嘗勸勿烹太公矣劉氏豈吾廣乎高祖之封項伯殆此也至鄭君
者則不然事籍之死厲漢高祖令諸故楚臣名籍鄭君獨不在治
乃尼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遂鄭君觀此則鄭君之項伯賢佞可見
高祖或遂或封皆徇情之奴惡則知戮丁公者一時矯激之為也
也王俊之志曰宋高祖游廣陵廟並命僚佐賦詩謝朓賦別子
一時合載於文選者是也其曰鳴門銷薄蝕壞下損撓搶爵仇建
蕭宰定鄧護諸皇廑凡契幽冥皆與歸飛柏帝御則子房輔漢之策尽

於此數語矣王荊公云素尽一卷天与之穀城黃石非吾師因使
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兒泛來如皓掐不得為我立棄商山
芝亦用此數事而論淺終謂出膽救亦東坡論子房袖槌之事以
謂良不為伊呂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余觀之此良少
年之銳氣未足以咎良也圮上授尽之後所見豈若此哉
左太冲詠則明皆有荊軻之誣太冲則曰雖每壯志節与世亦殊倫
詠則明則曰借哉鈌術疎奇功遂不成是皆以成敗論人者也余謂
荊軻功之不成不在荊軻而在秦舞陽不在秦舞陽而在燕太子
舞陽之行軻固心輕其人不欲与之共事欲持宅客与俱而太子
猜之不已軻不得已遂知故得歌燕市悲慨自知功之不成已而果膏
刃秦庭當時圜已惜之然深之於義雖得秦王之首於燕亦未能
保終吉也故揚子云荊軻為丹东於朝之首燕猜亢之禍入不測
之秦實刺客之靡也寫可謂之義也可謂善論軻者
盜穀武元瀚也白樂天為京兆掾初北言責而請捕盜以必得為朝

時宰惡其出佞坐賦新井篇逐之九江故目間琵琶乃有天涯
落之感至於炎湿青衫之上何僅如此哉　先元廉公嘗有詩云
平生趨操号安恬退亦怡然進不貪何事浮陽根遷謫輒將清淚
湿青衫又云及泉曾政莊公誓勝毋終回曾子車素縗銀床堪戾
墮更能賦詠独何如

李安義山詩云本為苗裔慕赤松漢廷方識縈芝翁蕭何只解追韓信
豈得盧當矛一功是以蕭何功在張良下也王元之詩云紀信生
降為沛公豨荒孤壘想莫风漢家青史缘何事却道蕭何第一功
是以蕭何功在紀信下也余謂黃漢創業何為宗臣高祖設指縱
之喻尽之矣它人豈容議耶

韋蘇州睢陽感懷詩有曰宿將降賊庭儒生独全義宿將謂許遠儒
生謂張巡也蓋當時物議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羞遠畏死而辞服
於賊故應物云尔韓愈嘗有云曰遠城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
其所愛之肉以与賊抗而不降乎斯言得矣巡死後將至數遠於
偃師遠亦以不屈死則是遠亦終死賊也

三良以身殉秦繆之葬黃鳥之詩亦謂國人刺繆公以人
送死則咎在秦繆而不在三良矣王仲宣云结髮事明君受恩良
不訾臨沒要之死曷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孝恩固雅忘君命安可
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為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社稷死則死之不
可許之死欲与梁伍赴安陵君同穴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
就君命之於劳石衆驅之於後為三良者虫欲不死得乎唯柳子
厚云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法耶陋厥父吾欲讨彼狂使廉公
能如魏絳不用乱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
彭命有治乱臣子得從違魏絳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似与柳子之
論合而過秦繆墓詩乃云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
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侄田橫則又云三良之殉
非繆公之意也

唐太和末閹尹恣橫天子以擁虛器為耻而元和逆黨未討帝欲夷

絶其類李訓謂在位操權者皆碌碌、独鄭注可共事遂同心以謀
己而殺陳宏志於書泥驛相継王守澄楊承和韋元素王踐言皆
不保首領又斬崔潭峻之根而鞭其尸翦除送黨幾尽亦可謂壮
矣意欲誅宦官乃渡河潜諸鎮吞向之鄭注出招撫納子上
納賄就出節度隴右欲目王守澄之黨又群宦臨送以鎮兵蕩誅之謀
亦未必不善會李訓先五日挙事遂成甘露之獄世以成敗論人
物故訓注不得為完至李德裕謂不可与往隷嵩亦太甚矣案唐
史李甘与李中敏皆嘗論鄭注不可為相故甘有封州之謫而中
敏有彭陽之拘杜牧之贈甘詩云太和八九年訓注棁虎吾君
不肯免二凶日威武喧皆傳言明辰相登注和昕顧予云載死
有処所明日詔尽下誅仆南荒者又有贈中敏詩云元礼云帰濮
氏葬江亮来見大臺宮曲突徙薪人不會海隅今作釣魚翁蓋深
痛二公之言不行而訓注得逞其謀也蓋當是時仇士良竊国柄
勢焔熏灼嗜昧新咄咄唯以此為士大夫於議論之間不敢
以訓注為是以賈殺身之獄故牧之之詩如此嗚呼東漢之季柄
在宦官陳蕃之徒以忠勇之資謀殪其黨而事亦不遂史載其名
殆如日星而訓注以當時士夫畏攝士良輩遂加以姦宄之目布
史而以為乱人義世之下無以自白其深可痛哉余家旧藏甘露
野史二巻及乙卯記一巻二書之説特相矛楯甘露野史言上令
訓注誅宦官事竟友為所擒而乙卯記乃謂訓未有逆謀蓋甘露
史出於朝廷公論而乙卯記附會士良之私情也乙卯記没有朱
実跋尾数百言以乙卯所記為非是甚悦与野史同宜故表而出
之杜牧之集有李給事詩二首其中有紛紅昼舊千古鐵鑽朱
殷幾一空之句謂鄭注甘露之事也又有可怜列校尉曾泣石中
書之句牧之自注云終事嘗非仇士良人遂以為給事者李石也
余嘗改之李石出鄭注之事史所不載出載語言悞
仇士良然亦在石拜相之後石悞為称其非李石明矣當時唯有李中敏与牧之厚善嘗同昇同昇

欲乞斬汪以申宋申錫之冤章不肯遂以病告歸潁陽令牧之詩有元礼云明侯氏孝之句牧之自注云已論鄭注告物潁陽又史云汪緣遷給事其後仇士良以開府讌其子士良然志由是後棄官去由是論之則是中敗無疑矣杜牧之作李和鼎銘云鵬鳥飛來庾子直謫去日蝕辛卯年由東台孔賢旋致貶責故牧之作詩痛之如此說者謂辛卯之年在憲宗之時而憲宗棄群臣李甘之在文宗之時而文宗時無辛卯也豈牧之誤承余謂牧之所云此謂實庾子辛卯也鵬集于舍班固答庾子之日亦有辛卯之詠借是事以明李甘之冤杂有蝕之詩人有唐穆宗時令狐楚為相為景情使以備餞獻羨餘怨係詩致有隙州之貶觀蒼潭別寄李寧當侍詩云君廢泛茲日旋明在幾年又有荅竇鞏中丞詩末句云何年相贈荅却得在中臺亦可見其去國慘傷之情矣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真楚之謂乎觀井露之事則可見矣當是時也王涯未被

才子消長相持勢自然蓋言邪注事也方是時和鼎論注不可為相

繫神策仇士良由涯与李訓謀逆將立鄭注楚時以旧相在潮下文宗旨楚至帝常楚悲憤因付涯詔牒曰果涯昏耶楚曰然涯誠有禄罪應死鳴呼觀望廣夫閹人而謀誣竇人於死地楚忍為是乎井露野史乃云尚賴旧相合狐楚独為辯明為以史為證則野史之言未必必矣

安緑山反永王璘有窺江左之意子陽觀真取金陵史称薛謬李臺卿亦為璘謀主而不及李白之傳止言永王璘辟為府僚僚起兵遂逃遁彭澤窗尔則白非深於璘者及観白集有永王東巡歌十一首乃曰初從雲夢開秋部更取金陵作小山又云我王樓艦魏秦漢却似秦皇欲度遼之非賛其謀則必無是状矣白既流放郎有尽懐詩云半夜水軍来尋

金粟之苔浮烟辞官不受矣觀謫松郎天宋中丞薦白啓云遇永王東巡習川中道乃用白述懐意以枝梧其通尔孔巣父亦為永王所辟巣父察其必敗潔身隠匿由是知名使白如巣父之計則

安得有夜郎之誦哉老杜送巢父曰江東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其序云巢呈李白恐不能每　意也

韻語陽秋卷第九

韻語陽秋卷第十

李白樂府三卷於三閭五嵩之道數致意焉通君臣之義不萬也則有君道由之篇所謂斬白蛇牙嘗先太山磐如心之使臂小白鳥哉於東吾列萬魚水本無二慮父子之義不萬也則有東海勇婦之篇所謂淳于免詔獄漢王為緹縈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莫慮兄弟之義不萬也則有上苗田之篇所謂田氏倉卒骨肉分書天自日摧紫荊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顛顇頹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故乃尋天兵慮朋友之義不萬也則有箜篌謠之篇所謂貴賤結交心不移唯有嚴陵及光武恠言託朋友之面九拜峰管鮑久已死何人迷其雅道夫婦之情不萬也則有雙燕離之篇所謂双双燕子飛舍人義王樓珠閣不棲栖金窓綉戶長相見徐寶白之行事亦豈純行義者哉永王之敗白不能潔身而去於君臣之義為如何既合于列又合於魯又娶于宋又娉胎陽金堤之妓於夫婦之義為如何至於友人訪是

白為權空及其糜滅又收其骨則朋友之義庶幾矣送某十一之
兄弟問雅子伯禽有高堂倚閭望伯魚魯中正是趨庭處君行既
識伯禽矣應駕小車騎白羊之句則父子之義庶幾矣如昆弟疑鋡
濟況復各贈詩以致其雍睦之情則兄弟之義庶幾多惜乎二失
既歟三美莫贖此所以不敢為醉儒也
人之事親當以敬為主故孔子告子游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
何以別乎東皆作補之詩於南陵白花二篇每以為言南陵白養
隆致藻惟禽之似白華曰鼓缶而歌誠盈致疊之忘勌可謂得孔子之旨
矣今之人恃親之愛已而忘其敬者多故表而出之以為事親之
戒

王雅川調官京師母老留昌斯別久不相侍嘗閱炎人歌蓀有詩云画
堂玉佩榮多御膏不及桃陳歎乃歌山谷和韻祝之云画母白鳥鵲
哀哀人可賦屡屡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山谷至孝奉事母安甫
君至為親滌厠滌說中裙未嘗嗔刻不供子職消貶點束不能与

親俱則贈王良詩云當我左右手車承白日親至顏上食蓮有感
則曰運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我亦一見喜孝誠矣余聞每聽者可
戮人則喜告雅川之語未為過也老杜送重甫詩非不為重而喜
中亦不結每讀之所謂舟也云衣綠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歌
杜就行役南登吟白菜已見楚山碧何時太夫人堂上奮親戚豈
非識真每方之遊耶孔子云父母在不遠遊必有方則山谷廿
陵之詩皆孔子之意也

王勃嘗言為人子者不可以不知醫時長安晝元有咏(秘)術勃往之遊
盡得真要又以覉況多索草求補參軍故示歌詩云自余及初
服每情想高益報國情嘗忘恒親心所大則勃於親亦可謂厚矣
然不能立身持己和遠宦奴而(教)之以致真父往坐遠適交阯豈
得為孝乎孟子曰維耳目之欲(出)以為父母纓勃真近之矣

陳澤東親至孝嘗作慶先堂以娛真母介甫贈之詩云種竹常耘於
冬筍剔泄故合滿寒泉蓋不特詠堂奇景物而孝感之事實寓焉

出冬旬暗用孟宗涌寒泉瞻用姜詩事、

張釵刘以太夫人喪自剑刘皈荆公予之詩并示女尹云烏辞反哺鬱毛黑鳥引思恂口吞丹又有張剑刘至釵一日以親憂罷詩云白頭反哺秦烏側流血思恂罵烏而所賊皆一時之事石諸意重渡如此何耶

荆公初去臨川詩云馬頭西去白雲横一望親迳更苦心已免荷炎北仲叔安能艱若似曾參赴調西笑時詩也非仲叔則自傷不能艱口躰不如曾參安能艱若也人士一官所驅乃尔違者豈亦得已哉後又有詩云古人一日艱不以三公換而為此尔

唐人与親別而渡帰禮之拜家盧象詩云上堂家若孚顔与親恩迳孟浩然詩云明朝拜家若須着老莱衣謝師厚生女梅聖俞与之詩曰生男慎所喜生女莫所醜生男走四隣生女各張口男大守詩書女大遂鶏狗又云何時喜氏良堂上拜嫣嫂蓋戯師厚也

陳琳杜甫詩及楊妃外傳其説吴宫琳痛長　之役則曰生男戒勿奉生女啼用脯杜甫傷関西之戍則曰生女猶艺嫁比隣生男埋没隨百草杓妃專寵帝室金印纍綬寵逼於銛剣象眼魚牙榮族如萭津之婦人乎宜乎俞以為戯也

老杜北征詩云経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邑迴悲家共悲咽平生所嬌児顔色白勝雪見爺背面啼垢賊脚不襪方是時杜方脱身於万死一生之地得見妻児真情如是洎至秦中則有晒粟能無婦應門亦有児之句至成都則有老妻憂坐瘏幼女倒頭臥之句観其情愴已非小征時比也及観進艇詩則曰昼引老妻画紙為秦甸雅子敲針小艇晴看稚子陪清江村詩則曰老妻画紙為秦甸雅子敲針

作鈎鈎其優游愉悅之情見於嬉戲之間則又異於在秦州時矣
白樂天元微之皆老而無子屬見於詩章乐天五十八歲始得阿崔
微之五十一岂始得道保同時得嗣相与酬唱哀甚樂天詩云臘
剔新胎髮香綃小綉襦玉牙筯手仆藤影点肌膚微之云且有家
望誰論得力時又云嘉名称道保乞姓号崔兒後崔兒三岂而亡
白賦詩云懷抱又空天點二添前重作鄧攸身傷哉微之五十之
而亡寨墓諸有子道護年三岂而卒以栄月攷之即道保也孟東
野連産三子不救日皆失之韓退之嘗有詩傷天爭以寛真憂三
人者皆人豪而不能忘情如此且進孟中物告
此則又何必黒衆中者閻然入真戸而後喻哉
陶渕明命子篇則曰風夜寤願尔之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真責
子篇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孟中物告
俊小疏則曰鮑叔管仲同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旧而況同父
之人哉則渕明之子未必賢也故杜子美論之曰有子賢与愚何
其擁懷抱然子美於诗子亦未為忘情者子美遣與诗云謨子好
男兒前年処諸時世乱攘渠小家貧仰母憶幼子诗云別離驚
節換聡恵与誰倫境渠然尺睡矣背俯睛軒將寥昏云飲兒章無
羔驥子哉攘渠元日示宗武云汝啼吾乎戰觀此数诗於諸子鍾
情尤甚於渕明矣山谷乃云子美困於三罗蓋為不知者話病以
為拙於生事又性之癡宗武失学故嵩之渕明尔俗人不如
便為癡病所謂痴人向前不覺説多也李義山作驕兒诗時宗師
方三四栄尔其未乃云兒應初学耶讀昏求甲乙況令西与北羌
戎正狂雙兒當速成大深虫入虎窟當為万戸侯勿守一経秦吏
兵連鼂結生民塗炭以日為岁之時而乃望三四岂兒立功於二
十年後所謂渓河之清人寿幾何者哉
元微之誨姪昏云吾生長京城用拙不世然而未嘗識倡優之家不
曾於謁譯維観至陜府餙乃有一生自恐之語至云那知我少年
深解酒中事能唱犯声歌偏精変筹義今討待残拍叫噪擲槃未

語則海婬之言治盛語也
錢起慰杜牧林亭詩云不須歌杜牧
載悰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快
之豈敢愛其料理哉然宗族貴臣河渕者非一枯花殀
骂何至快快如是可以牧之量不宏也
文選載荀奉倩悼亡詩李善注謂兒女秀才入軍而張銑謂
荀叔倩卒不知其名考五詩或曰携我仇或曰思載良朋或曰佳
人不在皆非兄弟之称善銑所注恐未必然尔
楊六尚尽白乐天妻兄也初除東川節度代妻賀兄云貧得點妻為
妹婿可能空寄罵茶来又寒食詩云蜜旗似火行随馬鬥妓如花
坐遣良不使點妻夫婦有誇張富貴向何人皆表望之言也
王禹偁之子励勃皆有才名故杜易簡称為三珠樹其後助劼勵
又皆以文顯勃於兄弟之間極友愛自卿罷號詩云人生忽如客
骨肉知何常願及百年内乞墓常相将無使棠棣廢取譬人無良

觀此語意豈兄弟中有不相能而及観誡勖勉云歟不二維
不可常而忽小忿将成大釁之語耳為此二人設也
陸機作詩贈賈謐幾三百言無非極其褒讚方謐用事生死榮辱人
如反覆手其褒讚亦何足怪然其間亦有寓意譏誚人未能推其
意者案臧榮緒晉書謐父韓壽母賈充女也充平生不淺立後妻
郭槐酖以外孫韓謐襲封帝許之遂以謐為魯公則是賈謐非充
子也機詩云誕育洪胄纂戎于魯言延胤則以繼北己生也又曰
惟漢有木曾不踰境謂橘喻之淮則化為枳言必慎蚺蛇之化螭龍
無異也夫謐勢焰重灼如此而機敢為庾詞以押侮之真文人之
習忝哉晉葛庵贈弟秀才四言詩云感怙驰情思我所欽則以所
欽為兄陸機贈従兄車騎詩云涕霑槩糜安豫願言思所欽則以所欽為
友又贈馮文羆詩云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欽則以所欽為

魏武於諸子中独愛植旨儀丁廣楊脩之徒為植羽翼幾代太子丕而植狂性不自勵又太子即之有術故易宗之計不行蓋非植逐至也洎文帝艮伍植屢求試用不報益悚二帝欲害之卞太后曰汝已殺任城不得復殺東阿故止徙爵則植豈能無怨懟乎嘗觀植所作豫章行云宅人出同盟骨肉天性然周公懿康叔管蔡其賢意謂已素為武帝所愛忌之者則流言子臧遜千秉季札慕其賢意謂已素為武帝所愛忌之者況故有管蔡流云之說然乃自以季札為比六証矣豈真掠美之言哉

月輪當空天下之所共視故謝莊有隔千里兮共明月之句蓋云人出異処而月則同瞻也老杜當兵戈睽膚之際今其妻各居一方自人情觀之豈能免閨門之念而它詩未嘗一及之至於明月之夕則遐想長思屢形詩什月夜詩云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独看誰之曰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一百五日夜望月云無家寄寒食有嘯霧雲鬟濕淚如金陵健之曰化離故紅葉想像嚬青娥江月詩云江月光如水高樓思殺人誰之曰誰家桃錦字燭滅翠眉嚬其數致意於閨門如此其亦謝莊之意乎顧延之嘉孝武乃有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之悦是莊才情到処延之未能曉也

予曾祖通議兄弟四人取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義作四屏堂于東園故通議詩云花圃控弦秋習射寒窓苗燭夜拟昏良辰美景饒心事歡日相并乐起予先祖清孝公兄弟六人取三荊同株之義作信荊亭于西園當時篇詠無存者清孝安中有倍荊亭記其略云西同耳目之適於是墓盈尺之高守一迭之廣列楹為高号曰信荊至先人文康公罷官南陽適當兵擾還旧栖奉伯父二部居寫別建二老堂于宅南秦望田里诀山皆在目植花竹于四隅令其日治饌性樂飲竟日某嘗賦詩云知家绕隔水一股一老堂成三百弓鴿原暮下沙水曖雁行枕落霜天空竹根酌酒不妨醉花蕚斷詩如許工坐久與閑節竹杖出門推倫無亭観之阮伯兄

人指兩仙翁、

韻語陽秋卷十